山庫全幸

史部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侍讀臣孫球覆勘 群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校對官助教 總校官降調編修 倉 聖脉 腾録監生張鴻仁

張智效

J. 13. 1. 1. 1. 10 -一豐三年 宋史全文 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編 以 63 絡而所入幾二萬三千絡 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 路改諸王宫侍講為講

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龍外戚等數事而已上 獻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者因言自古亡國亂 夏四月乙未吳充卒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 已丑上以慈聖光獻故 上既退薛向數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浃背 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 以龍外戚上曰褒龍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 大推恩於曹氏且欲以俗為正中書令吕公著言非所

常寺等課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辛酉增國 統子李靖問對等書錢板行之 戊申御史臺言奉詔 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 子監歲賜錢六千緒 五月乙丑編修學制所言奉旨 復置六祭察在京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 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祭禮祠部太 班院等粮吏察户部三司及司農寺等粮户察刑部大

不能勇退云 韶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畧尉

宋史全文

獄司檢法官 戊申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 中外臣察並許直言朝政關失 八月罷諸路提點刑 員餘各一員 秋七月癸未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 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之應清要官親戚並令 應舉之法臣等看詳監以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 位南在軫丙戍詔以星變自今月戊子避正殿减常膳 月戊戌詔宗室教授並兼大小兩學廣親睦親北宅二 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母過四十人從之 六

戊午彗減初七月癸未彗出於較長丈丙戌出於異戊 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製從之 火足の事を言 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 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暖阮逸再定大樂比 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 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當言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 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鍾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 宋史全文

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暖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

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禄御至 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 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 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禄新格中書令侍中同 少府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鄉為朝議大夫六曹 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左右及 子長三尺是月庚子出於張三十六日乃没 九月乙 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

金月正屋 人門里

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 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 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 大字,可其之子司 宋史全文 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 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 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禄衛尉寺將作監及為宣義 議郎太子中允對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 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即司諫為朝奉郎

官俸賜禄科舊數與令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並以職事 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 きになせた つきし 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 樂局其范鎮令降物獎諭鎮初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 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 **作律尺龠合升且區關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 酉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荆國公 罷議樂修

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费六百 定黄鍾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 · 文定四事全主司 ▼ 宋史全文 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 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 所食分數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曾登議經費 文院言日食雲陰不見又言已時六刻雲間見日不及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馬 十一月已丑朔翰林天 曰宋興承五代之散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

萬皇枯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 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 餘至于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 求其故可能者能之可損者損之使官之數郊之費皆 之泉郊之費皆一倍於景德誠認有司案尋載籍而講 歲歲有增未見其止臣畧考其入官之由具於别記以 同於景德者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曰案國初三班吏 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

五ちした たき

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 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官制行以舊少柳監為朝議 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 授者並即寄禄官除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 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使國家富盛如此則 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 聞議其可能者能之可損者損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 何為而不成上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 宋史全文

んなのううないの

制磨勘者舊不轉納監即於今制不當轉此三階又舊 大夫諸鄉監為中散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 金牙は屋人門門 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丁卯中大 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為額餘官轉至朝請大夫即 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而 兩 須俟有關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詔其大 以上轉官至前行即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 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

語孟子大義論策之外加律義一道省武二道武舉止 推知制語上日清過於馬援矣領到滄數月召還判申 知廣州能還不市南物輦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即日 春上道上日御母誰氏頌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 辛酉元豐四年春正月中書禮房請令進士於本經論 一曰天聖間侍從耶頌曰臣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

夫集賢院學士蘇領知滄州領入解因言母老畏寒須

ヤニブラ きき

宋史全文

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能上喜日宰相當如是 信侯杵臼封忠智侯 六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 朕站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 夏五月戊申詔河東 賢陛下未當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 試孫吳大義及策從之 三月甲長翰林學士承議郎 張琛為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環不用珪曰環果 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嬰封成 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在以承議

金月で見る言言

舉司京東南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 已卯洪州言知 戊辰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 **於定四車全書** 編知惟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 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 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 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 宋史全文

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謂副括上初議 括從長處置誇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東常孺子臣往 為鄜延路經署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界安撫使沈 西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須至廣為之備以种諤 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與其首 熙河所奏多欺誕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 以應命既病直發皆洞見五藏亦其報也 壬午詔陝

州觀文殿學士王韶卒韶為人麤擴用兵頗有方畧然

草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綵帛博買粮穀及以茶馬併為 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粮 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士大夫誰肯為用上 其人不岩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丁亥權發 必為亂上諭以其無人同知極密院日公著進日既無 不悦他日又對日今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 上意既决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 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

הייון ופורט היאוי

宋史全文

魯史亦止備録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才足以 華專典史事更不預修两朝史上日修史最為難事如 職務相濟從之 詔斬四方館使韓存實於瀘州先是 一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用茶折馬價 况賣茶買馬事質相須令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為 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近歲始專用銀網及錢鈔等 存實經制瀘州夷賊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華兼同判大常寺詔

今日月日月十二日

卷十二下

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李憲又言乞建蘭州 一録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九月丙申熙河路都 房魏之徒宋祁歐陽輩尚不能閱其淺深及所以成就 唐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 朝會要二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建隆至慶歷四年一 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並從之 已亥宰臣王珪上國 功業之實為史官者才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録而已王珪曰近修

次是四年人生 宋史全文

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 文字本家碑誌行狀紀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所 捷書至羣臣稱賀 辛已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 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 冬十月种諤破米脂寨援軍 丘園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熟勞或貢獻封章著撰 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 朝國史要見宋與以來名臣良士或當有名位或素在 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

寫即官為庸寫校正其當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家至 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賴班 密院機要文字并累朝御礼韶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 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 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 從之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辛丑環慶淫原兵 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極 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 欠ED15 人·自力 果史全文

壬戌元豐五年春二月兩浙路轉運司言知潤州鞠真 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 師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 金牙巴屋八門里 既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卻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 遂班師 十二月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 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 **卿侮法專威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

大きり口うことます! 宋史全文 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 教伍保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 錢為民有破産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 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 聞道途洶洶以賣鹽為患望稍變法以便民又上書云 臣祈雨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 又言寒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 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乙亥分命輔 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數息稱為 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黃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 亥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其日百司守職 乙已御集英 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 金にたしたつり 九十三人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不見食 知開封 上書特勒停 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於寅詔自己 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盗賊其將奈何上批劉

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 **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 名矣觀政和三年官名之相其人君子觀元豐五生惟其人君子觀元豐五生 書侍郎 壬戌崇文殿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 一口昔由余聘秦觀政內史廖輩從容俎且以產 居名之正太宰少宰之久祭確為之則有恭於左,豆五年官制之成左右此五年 其名而惟其實不以 · 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 主名右僕惟 初僕射其立射之官 也之名而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承議郎李清臣試吏部 有亦於太宰少宰之名矣 五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 尚書尋認清臣特遷朝奉大夫 通直郎館閣校勘檢 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雅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 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章閣 孟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 郎参知政事張操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

减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丁丑同知極 密院日公著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始議五路舉兵伐 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章繼上乃有是命又李舜舉 圖再舉公者又固諫上不悦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 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上封還其奏及西師無功 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校勘 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 詔自今更不除餘職 大三丁豆 一丁 宋史全文 公著言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於是用李憲策將

意著為定今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 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項所論體統令以此 今頒行尚爽條理其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 居外行且召納矣 五月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聚 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群上慰勞之曰鄉不當 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 州縣悉分為六曹財賦如一令先自京師候推排有序 正吏治非徒勝古希奇而已此命官置司修講逾年速

生与立人人

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 草唯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給事中獨許書畫黃而 萬餘貫上意處止 韶尚書六曹分隸六祭 上謂輔 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禄比舊月省俸錢二 為今 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 曹豈可專有所緑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 别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隷 る大いのいってんはかり 不得書草舒宜疑之因以為請上曰造令行令職分宜

繁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 六月甲寅修雨朝 品隨才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點逐不可 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寬貸故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 謂已與之官禄反以係各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 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有司議罪自當守官誅有則 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难能以道汎觀不拘流 為駐兵討賊之地近李舜舉奏財粮未備朝廷以舜舉 正史成一百二十卷 上批昨據李憲奏進置堡障以

金万里屋人

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夏矣舜舉曰四郊多 **壘此鄉大夫之唇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 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 應敵掩擊先是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 大いとりようこんはから 聞者代珪發慙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 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所言忠實可聽信己能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 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古事更不帶三省 宋史全文

事為取容悦偷為一切之計而已人主將何便於此上 輔弱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 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説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 尚書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 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 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 三省體均中書省擬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 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

金りにたべいで

トゥノスンロngt Aithin 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章 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 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 善其言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成别 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 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 秘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曽華 詔尚書省得 録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記 宋史全文

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知幾至 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 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 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 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字示人事甚 力多而見功寡章惇又曰善師者不陳盖圖之未兆耳 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於其 曰惟先格王正殿事能正殿事雖必至於用兵可以無

金月正屋人三百

漢文帝能之若革秦之散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 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 域彰善輝惡人重遷徙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不 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失三代之時民有疆井分别圻 悔矣 秋七月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盖不可廢至 大江可見人味 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堞上自永樂堞至 則肉刑不為過也 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 猶未足以待故又有遠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習俗成 宋史全文

城戊戌永樂城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 曹寺監而三省至内侍省無所緑故以長官言事御史 及王港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或言禧實不 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丁亥賊三十萬衆攻城逐圍 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隸察省 長城衛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 察之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 月癸丑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内侍入內内侍省聴

金りせたとき

清宗孟進曰臣當言之上正色曰何當有言在內惟日 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 死有自虜還者曾見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諤沈 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 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壬申詔户 仰視既而數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 人皆没上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其敢 SKILL AND LAND 公著在外惟趙高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後上

萬緒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道權酤場率以酬衙前 金万世屋人門里 方將何以責治辦且於體統非是可能御史察諸路官 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馬 十一月戊寅朔 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支所 積贏羨司農請歲發坊場百萬結輸中都三年遂於寺 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 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 一調輔臣日御史分察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舉四 巻十二下

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二月甲子三省言御史臺 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 提點刑獄司各置檢法官一員 丙辰熙河蘭會鈴轄 癸亥元豐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貫日 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奏著為令 夜絕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 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巳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 王文郁知蘭州代李浩西賊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 甲午詔諸路

Kru Diet Kiten

宋史全文

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性點事重者隨事取旨從 寧初諤首與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 立法而不足以盡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 事對上顧謂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 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給事中韓忠彦等以職 六祭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簿各書其糾劾之多寡 人曰著法者欲簡於立文詳於該事 壬申御過英閣 之 夏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种諤卒自熙

金万世是一

市以治小人不可暑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聚故 其詳何也下對曰先王建國前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 文漸栗帛 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案各置御史 乏草栗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 癸卯韶賜資州孝子 蔡十講周禮至司市上謂下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 大かりらんは 回統草頭達但董氊等國問達但有無酋領部落曰以 一員 癸丑禮部尚書黃復試御史中丞御史程思言 五月于閩貢方物上問曰經沙何國曰道由黃頭 宋史全文

金万里是 中天下大辟請藏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識者晉納 難明及事繁權貴者悉以委晉知尚書省建權刑部郎 晉鄉獨持平殿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免上知其才凡獄 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認獄也意必傅重少鄉韓 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元豐間詔大理兼鞫獄 事有旨話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 適白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 以言今乃究其所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

萬石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於是入鄭上問勞備 識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决 晉御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於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 路發運副使將之奇紫章服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 六月乙亥朔夏國主東常奉表乞修職員 賜江淮等 者朝廷皆從之 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 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閏 四海一家欲械繋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

大二,日三十二十二 宋史全文

儀司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論治道之 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传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 因係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丙申守司徒開府 至面賜之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仰之竒辭謝 為大率缺传者競進于朝謹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 所以致治也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政所 為所以致亂也謹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 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传讜

金少し屋合

火之一口言人一直一 東史全文 輔臣曰富弱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 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謹 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 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 者盖恐觸忤奸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上謂 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及卒後乃得其蒙曰 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濟今日曰誠如聖諭明 日日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弱既

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茍能犯顏極諫則聖心 邊臣妄議大學戈甲以討西我師徒潰敗兩路縣然當 驚懼改悔創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即位之 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敬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 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詞杜絕詣譽日開去歲朝廷納 於尚悅而杨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已志遂誤陛下 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盖奸人自謀利 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謂能拒絕衆人不使

金万正人

德之謂乎此乃朝廷之大體也又曰今上下情意否塞 爭其不可者乎西師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於此者朝 不通為臣者莫得盡其心百姓愁怨失所無由上達而 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 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行其奸矣故事成則下 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 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為陛下力 下之選彼夫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 ·ハシリー Aidein II 宋史全文

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又曰聖意以今日之事為 舍而敬舊屋權河升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飲取道路 與利之臣虧損國體為上敏怨至若為場以停民貨造 非所宜在外則挟權怙龍陵縣上下入侍左右龍禄既 朝廷所以示天下也又曰宫闡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 政令之施行書詔所晓諭不聞歡欣信服之意臣恐非 無足處邪亦以為當深思而救之邪所信用者皆君子 過則騎怨易啓勢位相及則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

金万世月七四日

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 次定四年二十二 還疆土意言當使知吾有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 夏人敖塞燾謂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母為兵端既又請 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度不萬全不發 邪判矣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間夷狄 須未當忘朝廷贈太尉諡文忠 秋七月丙辰以安壽 邪有小人邪此豈逃聖鑑之明但無以順從為悦則忠 同知樞密院西邊用兵歲久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時 宋史全文

者未論别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难見此 甚無以為容上復日浦宗孟乃不取司馬光即司馬光 中書省記姓名上日閱匭區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 為司馬光以邪説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 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數宗孟對曰人材半 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 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

意

八月已卯太白晝見 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

イガルノハー

次定四車全書 果史全文 麗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 九月於卯朔日 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冬十月癸酉朔 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乞自今 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養今起居郎舍人分談 員數分領以吏户禮兵刑工為次其年事班簿制動庫 有食之 中書舍人趙彦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據舍人 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揚雄劇秦美新不佳也 房並通領從之 戊辰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

博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 甲寅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彦 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十一月丙 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國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 歲賜候疆界了日依舊 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 外藩乃賜東常詔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 甲子元豐七年春正月辛西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蘇軾

夏國主東常遣使奉表復修職貢仍乞還所侵地長為

次世四事 全三 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孫受命明日改 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輩其後輩亦不副上意上復 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 上曰彼自詠僧何預朕事珪語塞遂薄其罪然上每憐 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 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 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産乞居常州從之元豐中軾繫 因舉軾槍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強龍知之句

詩禮年實以更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 儲吳雜言見管人根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 相補可支六年 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 餘生之句也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雜 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 師盛傳載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浦宗孟嗟惜故軾表 熟居思各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前此京 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徙軾汝州有蘇軾

きがした つき

中書舍人蔡卞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辛酉白 大七 口事在生了 宋史全文 文宣王設位于兖國公之次首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 虹貫日 壬戌詔自今春秋釋莫以鄉國公孟軻配食 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彦錢塘人 五月庚申詔 臣 壬戌詔太學外舍生周邦彦為試太學正邦彦獻 王珪率百僚廷賀王年未當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 丁已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 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 三月 曾恍惚見雲荷鐵柳如重四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盖 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 等編大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記於嘉祐為百卷嘉祐之 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雰實使之既死安石 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子雰處性險惡 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閱從之 戊子集禧觀 後闕而不録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 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

年ならんつき

清献冬十月乙亥給事中韓忠彦為禮部尚書忠彦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 國主東常遣謨箇咩迷乙遇齎表入貢 十二月戊辰 降指揮備載於冊以為樞密府龜鑑從之 十一月夏 入謝上諭曰先令公之熟朕所不敢忘鄉復盡忠朝廷 月癸已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諡 大いりはしたける 此未足以酬卻也 辛卯樞密院奏乞以自來御前批 宋史全文

以雾求救於佛也 秋七月癸丑分命輔臣祈晴

來赴闕盖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 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宫韶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 祭確進回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 **悅漢紀遠矣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謂輔臣曰官制將** 資治通鑑書成也上諭輔臣曰前代未當有此書過首 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日公著為師保 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

降詔獎諭賜銀絹衣帶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

日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解官確晚 建東宫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 與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辭 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 次己日言 言言 王珪言去冬當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閱願早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戊上不豫二月癸巳上疾甚 而後受之 宋史全文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那恕

與皇太后姪公繪公紀游恕密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 者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形恕謀為固位計犯故 議翌日遂立皇太子確停京恕那謀遂不得逞其蹤迹 疾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王珪曰上自有子復何 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主 有覬銀心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是日入問 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及謂雞王顥

聽政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許先是蔡確疑上復用日公

女 八禍其實本恕發之 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戊戌上崩于 外珪等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又韶應軍 十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帝立 辨語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 ' 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皇子 令石而世友 後中有詳乃 事兩 天外重於出 下半月 原本 為 原本 為 原本 為 原本 為 便 教 第 聖 為 是 教 第 聖 為 不上濯觀學 便亦輔書高親

77 號謹永羌御遁詳兵制天殿稱然上 此去樂乃策情密或獨下决其恩亦 誠華陷圖無如授終處之事腎顧不止 帝務没北不李以夜問奉或屬不專 王實知代畏憲成不中非日精衰信 敢 之終用積上張算般考喜是求司任》 盛身兵栗之誠故邊求勞不治馬安 德不之寒威一千奏沿惡暇如光石 也受難上明輩里絡革逸食恐日不管 尊於數而雖外經一誠侍不公自 是千莫甚上手年欲臣及著得 亦萬敢親自礼而以有總雖求 息石肆用節處成此以攢論引 意多欲然制畫人勤為萬議去 征儲先未機號旨報言機終遂 |伐兵取當神令不之者小不八 矣器靈一鑒諸知也上大合年 謙以夏日察將每將曰必而不 冲待滅弛無丁當定胀親極復 退及西其所寧用官享御口召

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光馬呼曰公母歸洛留相 太皇太后間之詰問主者遣内侍孫惟簡勞光問所當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遂徑歸洛 先者光乃上疏曰近年以來間間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7/11/2010 Little 時程顏在洛亦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 公其有服育服人 宋史全文 五取也非年信王以 千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以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部上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日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以

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關失及 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保馬宜令並依元降年限收 循守期限迫急遂致搔擾先帝已當降手詔詰責約東 開封府界京東路養馬指揮並罷又詔京東京西路保 暇晷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 夏四月詔 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陛下以聽政之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莫若明下詔 甲養馬法元定年限極寬民間易以應辨而有司不務

金にんじたくり

買其剩買過數目並充以次年分之數其後記京東京 欠之日言人言 方員外郎那怨為右司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及吕公 遵先帝意也 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辛已職 欠市易錢物當議减放詔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 支配即還民尸變易納所給價錢 又詔在京并京西 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 及泗州所買物貨等場並罷,中書省言內外人戶見 資政殿大學士品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 宋史全文

二人也然恕傾險乃更與確陰謀謂確有定策功於是 驟遷都司 司馬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 著祭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 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權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 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 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 三日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 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

金万工屋台

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縉紳士大夫 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 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自 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詔可 司馬光上疏曰先帝勵 路保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 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樞密院言府界三 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曹上奏乞下 陛下新承大統很蒙訪落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 宋史全文

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既而聞有旨能脩城役夫撤 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 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户馬以資 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 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 訶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 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縣貸等法又有 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

盖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於 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街惑流俗 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馬爵重禄以與其忠若 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 五月詔曰 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逐近皆 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新法之弊天下 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 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

次主四事主事一宋史全文

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闕入見 戊戌 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朝 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間之忠臣解體直士短 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政之初而 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今依保馬元立條 新知陳州司馬光過關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爭之臣 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知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

之情以干取虚譽然則點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乘傳赴關程顥為宗正寺丞 丙午酉時地震即止 アコルンフェライ 京里全文 記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稟者云已得聖旨故也 內辰 而已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 尚書左僕射王珪卒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 詔府界三路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守 韶汝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已亥韶吕公著 七人並釋褐武舉進士三十九人並賜抱笏銀帶 正奏名進士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

金万世是人門 **家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詔書始末之言** 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 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 部知極密院事韓鎮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 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言茍 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乞下詔廣開言路及到京 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 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

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 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 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 自上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光既除門 之事遠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幾果别下部令實書其事 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所懷不憂點罰如此則中外 **閔則可以謂之街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 次定四事全書一家史全文 以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刑去中

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詔賜楚州 遣中使賜手詔諭令供職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罷府 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 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韶勞問維奏 孝子徐積絹三十正米三十石 丙子資政殿學士韓 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 下侍郎又以割子解免并請更改新法於是太皇太后 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

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 欠三日日十二十三 宋史全文 語觸王安石因日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 寺丞程顥卒題當論熙寧初張戰爭新法不可行遂以 教但於農院一時訓練可矣 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 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 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臣非 民為本則人富矣常以愛人為本則人樂矣役事之有 則鬱塞通矣又奏臣當具奏陳陛下深察盗賊所起之

不能以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 盘背處色 **曾**君不 若將 流 不 之 199 成天意明天實 · 東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知先生道積于中 固九動小物雖鄙贱狠珀工規矩準繩不敢慢地無有也人見其接物輕慢地 人名英格勒特 天實憫之篤生賢哲 **固愈期也** 純新弗局 也粹和居 **然氣洛姿** 若充十稟 之以乎也 輝度若充十稟 若一 人也清可決年特 客事 弗 随立 越 易見充異 氣的雜其言世也面養元

次已四車在雪 **未吕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十** 日畏天二日愛民三日脩身四日講學五日任賢六 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嚴曳為監察御史 姕 賢悉 恬中 道門聯消 之者屬 之母安散地 誠如思 日薄飲八日省刑九日去奢十日無逸皆 篤羣 易 紹 掞于 端各 宋史全文 得其 固先量記 色使之叶 已自足 芜 志之 施祐之如遊不

置左右使掌諫諍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 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 統緣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丁亥詔曰古之 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 之過也伏乞盡罷察案品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 以來專學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 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 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是日同上奏曰

全ケロスへ

速然後物情得以上間利澤得以下究應中外臣察及 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謹言以輔不 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 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關失民間疾苦朕將親覽以 著曰覽知所奏深有開益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 用其言也 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諭公 先庚寅公者復上奏曰自王安石東政變易舊法奉臣 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是以青苗 欠り日本を 宋史全文

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 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 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 東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能 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户虚有 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院教習仍只委本路監 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緣市易之法先帝九覺其 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眾庶稍得安業至於保馬

年月日屋へ

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 宜先華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度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 民始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 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 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是日又同上奏孫覺方正有學識 墊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較王嚴叟並有才氣可充 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割子付司馬光詳 欽定四庫全書 可以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 宋史全文

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 光又 陳與臣言者正相符合惟有保甲一事朝廷既知其為 若博學有父風傳竟俞清立安恬范純仁臨事明敏唐 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擊公忠剛正趙彦 淑問行已有恥范祖禹温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 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 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以既光奏公著於

日公著為尚書左及公著言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 錫之日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日神宗詔恭依 戊戌 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 欠三月二十八三十二 宋史全文 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中書省門下 鎮寒市易抵當並能 丁酉請大行皇帝尊諡于天天 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 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內間奏亦可因其所陳畧 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

者長此丁巡捕盗賊户長惟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 省尚書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盖亦解矣 侍郎可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 園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附赴縣教閱一月 門下 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能 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遊選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 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蔡確等執奏不 以輔惟新之改遂認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

そうけてたとう

拾遺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 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 從之 八月丙子月有食之既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 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奏狀必多乞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 次三四草全生 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 司馬光言臣伏見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宋史全文

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

與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賜帛遺之太宗 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當遊金明池召田婦數 麻紡緯其動極矣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 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可並罷 司馬光言近降農 事狀而薦言之詔依此申明行下 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蠶婦治繭績 民訴疾苦實封狀王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 詔府界新置馬收

からして とうし

システンロシウナ人・カーコー 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祭御史並許言事其 **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 平之極景德農田教至今稱為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 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聖 得達於天聽哉 九月已酉劉擊為侍御史擊言伏見 **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 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 故也直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 宋史全文

之弊界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貼黃稱如執論 雖止今冬教然尚存官司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至深 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 如舊來復行差法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而已保甲 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役錢須 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御史王嚴叟上疏 曰今氏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如青苗實因民之本

一点一次正是人言言

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范純仁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廷為左 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 置員以開從劉擎之言也 丁丑韶尚書侍郎給舍諫 有不便於民者改之 癸酉韶份六典置諫官其具所 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關願令講究而行之 冬十 者以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 文三日三八年司 正言蘇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 月已已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 永史全文

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 薦由是日公著以范祖禹韓鎮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 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徒他官今當循故 為言博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 太后曰皆大臣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楊何以密 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 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 金を正を 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輕啓太皇

敬定四年全書 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 著及劉擊之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 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廷轍 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純仁祖禹請除 販濟 侍御史劉擎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賣宜在 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鎮光公著必不至 認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吕公 水史全文

之人以充其任於是個下皆罷而房若克俞有是命 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 接伏見兼侍講陸但蔡市皆新進少年欲望於內外雨 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點見聞宜正事是 堯俞兼侍講先是侍御史劉擎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 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 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趙彦若兼侍讀傳

臣察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線

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較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 宿于两省竊聞宰臣祭確獨不曽入宿慢發典禮有不 朝廷侵官犯分慢上演尊國有常憲乞行顯點 劉擊 愤博又謂陛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 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 界提點司兼領 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韶能方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今逐路提刑及府

永史全文

奏能來無利國兩監鐵治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 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因肆辯韓鎮挾邪冒龍章數上 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 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 司馬光語人日今復以子駁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 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已鮮于佐為京東轉運使於是 靈駕發引軸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為臣不恭 恭之心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

子監教授以司馬光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絲薦其學 一付有司治正悖罪 十二月詔今月十五日開講筵講 東京可言、今天司 帝之遺制國朝以來自有故事豈以私意輒可重輕乞 對眾肆言曰待與些禮數臣子聞之莫不一意共怒伏 能停政事王嚴吏言昨來初議垂簾儀制之日章停當 行故有是命 劉擊言章惇性資化薄素無行檢代請 以太皇太后先皇帝之母陛下之祖母垂簾聽政又先 丁已鄉貢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 宋史全文

是王嚴叟言臣伏視陛下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 蔡確山陵使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 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 論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 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 甲戌天章閣待 位無故自留伏望早發容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先 人始得安業又言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於是韶府界 又能我森法蠲氏所欠罰錢 丙寅劉摯言宰臣

金馬上屋人

史王嚴叟言給事中處門下當封駁非他職比凡政令 制兼侍講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為給事中監察御 吕公著以來意不以為便今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 大臣進退之節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 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劉摯言蔡確無 廷莫先此者按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 以疏駁而封還之其於扼天下之要以厲至公而嚴朝 之非宜除授之失當諫官所未論御史所未言皆先得

大とりったます!

宋史全文

盡飲為范純仁公忠正直願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 盡恭章惇素來輕易多言不以朝廷生民為應韓鎮內 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丙子左正 生力にたん 戊寅、侍御史劉擊言桑確自京官不十年至輔獨特以 清百辟進三賢於內以對萬幾太平之風自兹始矣 言朱光廷奏竊見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殊不 濟底務韓維天下之賢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 行不修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司馬光宜更進之宰輔以

界治大獄鍛錬誣陷緣此以進身是以任風憲則專以 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以恕豪進既罷恕 護持苗役法令為公論居廟堂則專以聚利生靈膏血 次に可見言言 心相樣排并忠良引置黨類與章惇張稱為黨疑言路 了郭禮太妃為髙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 子訪聞逐之各今親信於內臣中出入探何訪 居舍人那恕權發遣隨州恕當教高公繪 宋史全文

またしたのか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を十二下

欽定四庫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 腾録監生張鴻仁 提曾 效

自冬木雪今沙春矣皇 **再元祐元年春正月其寅朔以元** 宋史全文 甲辰監察御史王嚴叟奉 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 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 及其甚大陛下於天

金月 正屋 人言 戰絕元豐它路保甲辦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獨河東保 法流毒數路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 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今天 六年雖在團教場未當易儒服故比陝西河北獨不賜 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因生民莫如茶塩之 甲不為犬吠之盗司馬光間居往來陝洛問聞河東民 一讒賊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開也 集賢校理黃廉為户部即中康提舉河東路保甲凡

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官集禧觀祈禱 言甚美因熟問治狀日公著亦言河東軍與邊民德康 張膽肆為辯說力行醜武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 章博韓縝不恭不忠不耻議論政事之際章傳則明目 甚厚故有是除 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 扶正唯務拱黙為自安計 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 辛亥以時雨稍您今月二十四日太 癸丑太皇太后駕出祈雨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 朱光庭言蔡確

欠れるいれんにつ

宋史全文

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今再論安危所繫 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 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 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 脇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一不能支持 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為確等所 害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為確等所艱難而 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為善

卷十三上

次三四軍二百 舉文字願諸公堅執此格始為有益也國家所賴為根 進賢退不肖與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 同心協力與贊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 然奏疏相属移書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 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晓事憂民忘私使之 如免役錢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 宋史全文

法通商從之

司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

户部言相度河北塩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售

脈濟 太過此際復不廷争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 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 也又手書與吕公著曰比日以來物論頗議晦叔謹 田多渰浸耕種未得人戶製食可委安撫使韓絳詢訪 今日属於晦叔矣 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 シジレエ 《参記 1.1.1.1 祐也使元豐紹聖相傳襲中問無元祐數日此祖宗以仁立國之意暫息於熙寧而 二月辛酉詔大名府自經水災民 卷十三上 復

者此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此 满之後却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 **飲包日車在雪** 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盗用事發則挈 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 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售日上户充役有所陪構然年 **佃並為修撰官林希鲁肇並為檢討官** 乙丑命室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以鄧温伯陸 如今日之所歎哉 宋史全文 先是司馬光 P)

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若猶以為衙前户難以獨 計莫若降物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錢並依熙寧元 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布求進用此其害五也為今之 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 家亡去此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今曰我 年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有破家産 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 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

j.

內外待詔大中大夫以上各舉會歷一任已上聰明公 |蔡確言此大事也當與樞客院共之故三省樞客院同 言范鎮往在仁宗朝害為諫官率先羣臣首唱大義擇 職業漿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并舉者加懲責 行支給乙丑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 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 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 丙寅劉擊彈奏蔡確章博章十餘上 丁外詔 韓維

次三日本公言

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 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凡上章者十九胎執政 タングした 41 111 卷

堯臣雖已殁猶推恩官其子而恩賞獨不及鎮伏望聖 録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寵賞延其嗣劉沆王 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繼大統先帝追

慈察鎮先識首議有勞宗社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

下知朝廷之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抱忠計雖隱

而必錄足使為善者勸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

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 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 夫致仕范鎮為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平西縣令 移書三省趣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思已已以光禄大 為左司諫 居舎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 百揆為宣德郎 二月辛未劉摯試御史中丞 右司諫蘇賴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 癸酉監察御史王岩叟 詔起

次三日軍在雪

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耄期厭事丁謂乗 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 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 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 **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 故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 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 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 きゃし 次字可到 公司 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蝼蟻颠違而過 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 利害未備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錐有小 之且物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街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 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 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 宋史全文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

一蘇轍言蔡確檢妄刻深韓縝識闇行汙章傳雖有應務 别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 多りにたく 免役行差役事割子臣晚夕及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 知樞客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能 追心至若張操李清臣安燾皆好育之人願早賜罷免 之才難以獨任司馬光日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 講義日仲淹之事 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 之頃者以光為左僕射而其權重也使天假 仲淹為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 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 為 Ą

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 便旬日之間两入劄子而所言上戶利害正相反必是 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 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熈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 恐未能盡善惇又常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 **疎略光初言上户以差役為便以出免役錢為害至十** 七日劄子内却言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

次三の写一人子言

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中丞劉摯言竊慮五日之內倉

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布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 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 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惟督諸處審 縣役錢所在例有餘剌猶足支數年欲乞將見在役錢 猝難了乞特與展限作一月 金ダモ厂 二重 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 差役舊法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 卷十三上 右司諫蘇賴言竊見州 始司馬光奏乞復行

奏是日詔司馬光建明役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 尚書左丞吕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 欠こりをします 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於 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望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 國 難矣哉 下之衡 單然 恶翻悔之 薦之卒之叛 從元祐昌 者 差 欲 ō) 大 人元祐諸賢鉴安石之失而反用翻 役 亢 同 防喜其材蘇軾蘇轍亦不 光乃不疑其異而 在 祐 已之言 元 者畏與京也安石欲 宋史全文 祐改免役法 未可專 瑀 以责安石 蔡 之 楊 京 疑其害 知 畏 同 改 開 ع ٣ 豊 天悔 雨

韓維吕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 嘆曰是又一王介南矣復折簡遺之曰此法但緩行而! 然亦有不可暴華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 自慶州召入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 熟議則事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 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 有司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 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光弗聽純仁 初范純仁

生りしたと言

聽 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 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 也 疎略之法使謬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 8 非 差 重役 役皆 行民 腁 闢 役 中 不 為 温 於 曰 耳 堪 錐 吾 風公 便 世 茍 官 主 職 有 荆 土 物 差 當 杰 謂 供 公 也 役 役 吳 ľá 為 温 衙 失 蓋 煞 蜀 之勞 公 前 事 差 之 勒 当 不 宋史全文 之出 無 役 亦 佳 民 推 能 = 篆 原 肵 以 問 いく 官 役 隹 為 栭 = 知 法 紃 有 輕 役 四 也 Ż 重 方 為 其 **H** 農 用 所 風 剕 故 便 相 責 可 矣 筝 秦 有 俗 免 之 革 柤 夫 故 晋 供 害 差 任 制 者 育 之 農 4 民 租 役 相 則 衙 主 民 VL 而 則

次字可華心書

閏二月已五朔王嚴叟曹入對極言蔡確陰那巧佞 アシジスし 中原人上曰為是舊臣嚴叟曰 遺戒不可用炎人兩漢以來仗節 茍 温 温公 矣 公 公心 熈 因 過 Ŀ ¥ 差 寧 寬 敷 坐 暴 盍 とうず 錐 剩 耳 下 立 可 如 時 士 随 子 腎 ሐ 之 去 厚 數 矣 否 皆足 其 隹 散 さ 至 不 生 差 為 害 H) 隹 同 役 葪 生 非 則 じく 各 是 不 役 為 刮 Ž 可 ナミ 二法 欺不 魰 腁 計 之 噗 進 便 法 刖 苗 Ł 之 F 亦 善 竹 真 行 所 於 Þ 孰非舊臣上曰近日 惇 出 無 可 怨 主 乎 亢 免 額 削 1). 人 若 史 行 需 外 錐 死義立功立事 公 祐 业 耳 菸 其 門 A, 也 刖 出 時 喬 信 杰 樂 役 京 下 之 可 士 吉 士 於 非 去 Ł 哉 剕 直 螱 隹 者 斯 さ 雷 産 蘇 進 寬 為 得 用 説誅 范 袓

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記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 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户部不得總天下 馬光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日 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 旱對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是執政間有此 遞與限兩月體訪的確利害聞奏 先是門下侍郎司 人所以致早上日待便行康寅蔡確知陳州從所請也 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觀 詔已差官詳定役法各

次三百三百百

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 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户部符下支撥如此 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具文帳申户部六 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為出欲乞令 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録 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 **増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詔** 有轉運使一負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 司馬光言天聖中諸路止各 命宰臣司馬光提

全员过程 月三百

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負 諸轉運使口置使一負副使或判官一負其諸路提舉 太急太急則好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去 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 上口何如得民一歸厚嚴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示之 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耻而不樂為用 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盗事 一則民歸一碩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 丁酉王嚴叟入對求治不可

火とりるとい

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 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君矣臣愚 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 到得不消憂也 两宫垂簾杜絕內降太皇太后曰這箇則極是决然不 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取其情願刺以為本州禁 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糲之習矣羣衆而笑 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若保甲之技藝強弱髙下州縣 劉擊言保甲能團教臣竊有私憂過

金げをたんだる

卷十三上

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 使離南的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 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 手手力耆户長之役 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己 **飲定四車全書** 盗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 消患於未萌河北之民喜為剽劫近歲割為保甲驅之 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 蘇賴言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 宋史全文

惇果有所見當於是時數陳講畫今待敕命宣布方始 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樞密院同共進呈 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會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 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 臣伏見户部尚書會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 不忍到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勢言 退而横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 Ĺ 劉擊言知樞客院

顾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顏俱 聖慈早進范紀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樸可倚其餘皆好邪伏望 誤大臣蓋指布董也 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 人三司具公士司 用之四方俊义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 以德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顏而顏卒陛下復起頗而 如何處之者當否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程順為校書郎先是王嚴叟言西京國子監教授程 宋史全文

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 金はでたんこ言 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 少主之臣徑徑無大臣之節言者既數刻惇惇居位如 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詔正議大夫知樞客院事章惇 吏部先次注售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 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與放謝其制辭曰鞅鞅非 故及惇與同列於魚前爭論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喫 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

臭曰既荷陛下聽納臣等不敢不極盡忠慮惟在陛下 **壽知樞密院武吏部尚書范統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 安意知樞客院試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同知樞密 言治天下之道無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會得嚴 劔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點之 按意資材關革器識暗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 久而不厭常賜收採上曰甚善 乙卯同知樞密院事 權給事中王嚴臭言伏覩畫黃除同知樞客院安 王嚴叟害入對

次已四軍之言 人

· 意之不才售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嗣兵柄所有畫 **叟又言臣兩次論駁除安養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 黄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嚴** 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則願指揮別差官權給事中以全 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旣 孤臣之守蘇轍言安壽自同知樞客院除知院度越四 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 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處至此孫覺言安

きりにし

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合書讀則是命大臣而以 審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 聞有一言少補於國又同孫升奏代聞除安燾事因給 劉摯奏燾備位執政以來未聞有一善見稱於人亦不 **壽材能不為士大夫所稱臣以為嚴叟封還稍為舉職** 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網乎 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讀省審而後行所以 事中两次封駁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 丙辰

火かりるべる

|執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盡天下事卿駁安壽甚當但 等公正朝廷有闞失一一言來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 左司諫王嚴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 垂簾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 民間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 丁已安壽 解免新命 有今日天下許多事又曰知人為難堯舜猶病之又曰 以頤託不欲盡去又曰神宗時執政若一一進言妄得 不允敕黃付嚴叟書讀嚴叟又封還 詔應内外見監

アニンノヒア クラモ

次三日軍之言 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 裁正法度緝正紀綱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 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 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貧 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 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 一太皇太后保佑聖嗣安養生民召用一二售老與之 宋史全文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 ナセ

理市易官錢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

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當熙寧元豐之際 結民怨起邊禍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 之法豈可處改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足 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今進一非才於極高 有以成之 三月已未左司諫王嚴叟言陛下用范純 仁錐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 小人之黨基布於天下爭利者爭斂財急功者爭用兵 之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

申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 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愿典憲 之損朝廷紀綱二當論也 Interior of Jean 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 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 揮勿行從之 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凡取 經術為先辭采為後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莫若依先 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 來史全文 **庚申劉摯言安壽范純仁**

就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 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今天下學官依汪疏講 **冒孝經論語光以奏葉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 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 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

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叛衆之議不若清心以

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

不可輕猶點六經之春秋純仁更有一說朝廷欲求衆

金定匹上全書

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議者矣光欣納之 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 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愈使入朝見鎮在位使副相 望賢愚同敬至於韓鎮以屠沽之行使與光同列以臣 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鎮臣愚所未 顧反唇微笑鎮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北 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 **逸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遠以闢國七百** 戊辰蘇轍言

次二丁科二島

宋史全文

九九

喻也 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刻之忠庶幾少 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 多りしたノニモ 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 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詔曰子方開廣言路得 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 試為中書舎人 中書舎人胡宗愈為給事中為起居舎人蘇軾免 **庚午吏部侍郎李常為户部尚書常文士少吏** 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永城

淹滯又曰每執政來常說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 太皇太后宣諭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擊等對甚合 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 乞取此書進讀從之 三月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 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 公議又曰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 年略序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伏望看詳送秘 馬光言今計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 劉摯吕陶進對

次三四軍三季

當除以何官職臣竊惟崇政殿說書足為超推辛已 聖為能變通之 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 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 捷宰臣已下紫宸殿稱賀 絃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刋修先是擎言法者天下之 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今祭詳如有祥瑞邊 已外司馬光言聖旨問臣程頤上殿 詔劉擎王觀刑部即中杜

無言語

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祗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 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皆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 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為傳德義 夜則一人直宿以構訪問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傳之官 親寺人宫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 廷遊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能常留二人直日 **顾為通直即崇政殿說書願進劄子三封一日皇帝輔**

火戶可言-公書

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擇內臣十人充 金とせんと言

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

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

其有所試矣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於是知願

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馬孔子曰如有所譽者

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劉擎言布衣程願之

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孫覺言韓鎮不可 言多諷諫順聞帝宫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推此心 留經筵擊所言不用順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 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願卒 廉耻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馬若授受不當 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 之不敢受也若願者特以迁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乞 用為相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

欠かりいんだす

宋史全文

Ì

罷韓與太皇大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彦博太師兼侍中 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解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將 乞出視於功要名而去者鎮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 殿大學士知類昌府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 天下之望夏四月已五右僕射韓綽為光禄大夫觀文 登殿而口陳者再而臣所言猶未效王嚴叟言韓縝無 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察確章惇也 韶賜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

金プロレグ言

大小Dial Aini 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歴代一訪時務後詩賦與經義 更奏乞罷三舎法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 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未為晚也從之御史 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 乃是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行右僕射事光奏彦博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比彦博 上官均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 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 宋史全文

專一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 訖參用云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 将來夏秋成熟今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 更不候回報即将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

全ラロレノニ

依奏

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癸已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吕公者

不用心眼貸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三省進呈

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其全

今方橋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訴毁 人でりしたこれ 爭也光音懸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 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為長者得以專决同列難盡 吕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執政 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五負從之五月丁已朔 間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東庫部都官 展前力主張更全仗晦叔也 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 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宋史全文

者既東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大 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

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自後或用鄭氏統獨祀五天帝 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 事詔令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 韓維守門下侍郎 蘇轍言國朝舊典冬至園丘

還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 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 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燈化為讎敵始安石罷 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及 子監太學條制 之地也欲望罷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 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 乙亥官司諫蘇轍言吕惠鄉懷張湯

丁卯劉擊言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

かんこう こうこう

典刑縱未以汙鉄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界四裔以集聽 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一旦爭利遂相扶擿不遺餘力 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 外後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 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海坐是貶官于 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 舉天下聽之吕誨獨以為不然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 先是劉摯言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

金少四月五三

甚諸子仕於常調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原與堂除 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朝廷用法不平掇 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嚴叟言陛下登極故書不得侵擾 拾蜂螘脫遺鯨鯢 外界吕惠卿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不可不誅也蘇轍言 合入差遣 晦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 如誨言欲望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吕大防范純仁言吕 六月劉摯言日惠卿公違詔敕擅出師旅 詔自今科場程試母得引用字說

大日日王 から

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難雜舊條則使同虚設 盡日更不收買從之 王觀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 司南京蘇州居住 從林旦言也 金りしたと言 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 移在於平穀價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 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 一半遇斜米價貴減市價出難收成時添市價收雜該 吕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 韓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

·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東心直亮操術閣 責授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 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 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 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 官在於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 於近郊終貼後患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 丙午王嚴叟朱光庭蘇轍王觀等言日惠卿罪惡

欠にのきんかう

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蹈事室輔同升廟堂樂 **奥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與居** 寧軍即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飲書公事從諫官王嚴 鮮于饶口熟德第一惟富弼耳 金少口匠人言言 司冠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己 辛亥吕惠卿責授建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買手實之禍下

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

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

| 井重權復陳周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贬及覆教戒惡心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園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縣終馬 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追予踐祚之初首發安 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 交攻幾半天下好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 足以相數怒則反目以相強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 孔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 不悅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磨

次之日司人主司

物仁民而播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 **寬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海汗之文止為疑賊 くびん ロープ んこうも **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 起犴獄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華也 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簿示三危之 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 已斥則宜蕩滌隱庇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

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 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實以為知恤兹者鮮一 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周公作 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今除惡不盡將貽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 新同歸美俗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 下詔慰存反側吕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 乙夘崇政殿說書程順上疏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

人の日言と言

宋史全义

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 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古 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内眾言辯口樂於 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熏 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 充腹外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 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萬賭使盈耳 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

生いせんとこ

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一兼也 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齊豫戒潛思存誠凱感 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者何謂也 甚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 欲使之間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 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 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 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

人こうる とこう

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 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 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 國子監條例俾臣風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陛下握臣 能曉也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 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構講說於人 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無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曰經莲而己凡官闡義曰人主之學非徒沙書史而己凡起居動作

全人口厂全書

秋 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詔 各舉二負宜罷試法 不當定差當白司馬光光不然之戴曰昔韓魏公 泷 地 學之 部左右司即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 Ļ 侍 ŧ 尊 肵 所 周 從 聖 邃 咸 賢 業 無 業 非 衣 端 錐 伊 立 Ł 之 趣 "K 本 11] 間 乎 蘇軾奏論衙前一役 掊 對 經 而 宗 筵 學 根 視 廟 神 非 之 若 乎 之 之 明 波 正 嚴 涛 如 非 而 朝 脇 師 徒 後 廷 淵 中 Ž 可 Ô 幽 聪 上 鲱 獨 也 只當 錐 保 深 得 是 而 Ļ 居 肆 尚 司 前 禁

人の可能 とこう

宋史全文

主

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奇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室臣司馬光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達官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不悅而罷 陕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師表科二 日善聽獄訟科九日善治財賦科十日能斷請獻科應 曰可憐講讀科六曰可憐顧問科七回可憐著述科八 回可構獻納科三回可備將的科四回可備監司科 辛酉

金人口厂在書

卷十三上

侍郎尚書非六曹所能專次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 聽郎官討尋公案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 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記委本 左右丞簽記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 司馬光等言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 十科内舉三人從之 乙丑夏國主東常卒 左僕射 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 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

欠こうしたう

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不當即行斜劾所貴 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 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 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上官均亦奏 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誠是 售制施行自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 韶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散並用 關僕射從之 是月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

卷十三上

一尺の可以上す 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令欲只令州縣依舊法越時 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铅 只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 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 初同知樞客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 羅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除放 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 辛卯司馬光劄子勘會青 耶君子猶以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 宋史全文

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韶臣僚舉可任監司者既 遂罷不復散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 好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 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於簾前爭曰不可是何 舉者吕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 日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日 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點亦可并坐 光所言非是豈可直信舉者之言今不先審察待其不

金げひんと言

卷十三上

資格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 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須用德方可簾下甚 對延和殿嚴隻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日只為難得 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 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 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 用材德兼備者自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 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對以為執政大臣須當 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八月已亥王嚴叟朱光庭入

次定四華全雪

鼓院順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般說書 禄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自請俸尋詰户部户部索前 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順在講筵當質錢使或疑 然之 癸卯通直即充崇政殿說書程願兼權判登聞 士便當廩人繼栗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歷子 任思子願言願起草來無前任思子其意以為朝廷待 シドノロ と言

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

蘇賴言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兄之弊已蒙朝旨降付

晝夜實客見其體贏日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武舉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魯 栗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陰胥吏是也 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狗下躬親庶務不舍 九月丙辰朔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 可以居官治事者納栗胥吏不如補陰補陰不如進士 四進士補陰與夫納栗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 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臣以為有可罷者納

次三日華白雪

宋史全文

Ė

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遠 **臨奠贈太師温國公諡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 太皇太后聞其丧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 をラビルと言 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僚之 也所 矣 熏 則 亢 然君 枋 و 兆 子 天 剕 必於 夫 副 使 將 馬 袜 明 盡 司 用 光 H, 報 ij 之 榎 羌 使 遺 獲國 ٠١, 尚 於 丰 宏 数 於 歲 身 則 枞 柞 煮 尚 之 君 去 元 其 子 是 存 天 君 塒 將 -**j**-尚 使天 新 百 无脟 БfT 於 法 ی 年 今 祐 3 元 IJ 葪

地者而被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當載光 矣切母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事畫其 惇惠卿莗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 言耳始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臣章 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 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當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 像刻印衛之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盖數 中者遠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勃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Carlo int livin

金少四月八三 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K 十三上

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 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 日當參用熙豐舊臣共變 也

本 者善[年大 改者 之事 É 也之錐盛記 改然當 T 心日 天變 謂如 世 太拯 不 下熈 人寧 皇焚 可 ・之」 進以救 改 者母溺 岩 公者 此改此安 紹子正 石 論乃 也神 述則孔惠 子 它 卿 司 宗 等 Ξ 馬 末 E) 章 рſŢ 光 年 年 建司由蔡 謂 之 無建 先悔 江奉起之改非 南行也徒於先 帝 當必道帝 之皇 法初

配 市 曹 りり 茶 Ż 法 俱 先 帝日 朝 尤 學 本 其 意 有 當 害 推 此 _ ďГ) 切 無已 罷 利 去 槁 則

是

當 筝

變

剕

B 子

公 不

著

之

言

保 說

馬

Ż

法

先

朝

知

有

さ

之

論

肵

可

攵

之

欠こりうこと言 熈 法 Ż 肵 農 此除意 表之 可法 豐則 慮 事 當 無 死 之 虛 Ė 魏此 不 可 レく 末 之不 矣 改 免 矣 患 可法可 故而 ä 瞑 廢 遽 更 之 抻 罷 いり削い 張忠 後司 也 E 可 公 E せ 馬 至 也遽 不 盡 ٧X 之保 著 깠 熈 之 宫辛酉大事明堂 豐 際 閶 尤 於司 罷 褻 未 患 义 新 容 申 也以去 之改 吉 公 至 馬 當 之 免 經 小者 誠 光 保 太熙 頂 Ż 朋 宇 役 宋史全文 Ż 声 凡 馬 急豐 耳 至 黨 法 人 有 青之 法之 變 Ē 不 推 可 可 桁 苗小可 農 此 廢馬 不 禍法 いく 之 意 仼 隙 取但 12 ŧŊ 流 則如 而所 輸不 寬 沸質 不而 倉 教 丁 日拯 取可 夘 罷 þЯ 可 惠 行 卒 習 刺 逑 Ż 天 焚 經 痛 之年 義 此 岩 救 可 Vl 之 則 析 去 いく 不 先保罷不 而則 數凡 弄之 矣地祚 鸫 則較 而急 肵 至 綸 ΨĐ 肥 無 宋 四 有 剕 必患 謂 反 無 椠 隹 rF) 豊 之法役變 之覆 在妨

右司諫 臺諫章交上凡十數操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第三等以上售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故仍 為起居郎王嚴臭為侍御史朱光庭為左司諫王覿為 學士鮮于佐為左諫議大夫深壽為右諫議大夫蘇轍 如以差法為非自可復為雇法不須無事徒此紛紛 自元祐二年為始 傅堯俞言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 已卯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觀

たさんローアノコー

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冬十月 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今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 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貼黃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 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 其比而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超近利無遠識 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世輔相未有 在乎文章學問也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 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

大とりころいま

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它職臣察言孔子廟貌 内辰鴻臚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

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晃服等制度領賜施行從 專主祠事添助田百畝供祭祀賜書置教授一負改衍 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 國家之所常奉欲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

麟鳳能服猛鷙朕虚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該

官每二年一具草緣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 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張方平慶思年進書之後懂 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范鎭等一進之後神宗玉 粉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發來赴闕 戊申宗 錐為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舎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 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 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

也苟得黄疑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完消伏卿

欠こりらんこう

金牙口尼人言言 立條制軟為禮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說不行 其當擊言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盖指程頤也順所 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所貴因革不失 甚者剛去之若乃髙闊以暴古新奇以變常非以無補 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 而又有害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 一月乙卯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宮例改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按據售係考其華戾太

吏能而捏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録嚴叟凡八上 戊午劉勢為中大夫尚書右丞吕大防守中書侍郎傅 **棧為表從之程順建言神宗丧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 權用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縁得竊館職素無 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早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 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戊寅起居即蘇翰起居 切恐失居丧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樹不從 舎人會肇並為中書舎人肇仍充實録院修撰王嚴叟

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 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 章皆不聽 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 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 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嚴叟同入對上諭堯的日用卿 两科下議從之 范鎮提舉崇福宫以鎮力解新命也朝廷 吕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更張猶有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 御史中丞傅堯

金好口厂全書

卷十三上

らんこうらころかり 蘆吳堡二寨 割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 新取者城寨皆 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嚴叟進第一請廢葭 稱善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閒慢者且休嫌於 俞王嚴叟同入對太皇太后問曰天下政事如何堯俞 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 十二月庚子傅堯 更改太猛嚴隻進口若果是間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 可廢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 宋史全文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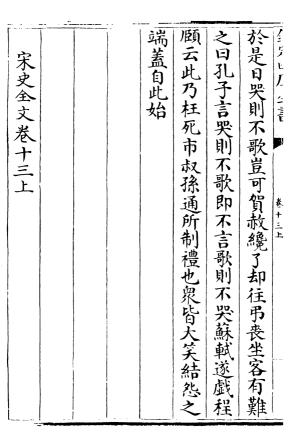
弊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

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 主張嚴度進曰若言事省力則不在陛下主張抵緣有 施行遂進第二言魯肇劄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這裏 如此之難所以須頼人主主張耳 壬寅朱光庭言學 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 不舉之病宣帝総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 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 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

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始刻為議論乞特奮唇斷 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 詔追回放罪指揮傳堯俞王嚴叟各上疏論軾吕陶言 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 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剪司馬光程願言曰子| 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願與朱光庭友 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記特故罪軾聞而自辯 而親蘇軾常戲簿程頗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

次で四事と言

宋史全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宋哲宗二

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 言者旣以為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頗有隙而發矣品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朝言朱光庭之論策題

大に可えと島 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 故是國主東常以遺 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 宋史全文

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今看詳得是非機諷 書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母於老列莊子出題 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之 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進物遣使來詔其子乾順為夏國王如明道二年元昊 更不須彈奏三人者又各上疏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 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諭 **庚午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 詔傅堯俞王嚴史朱光庭以蘇

全シヒたと言

J. 19. 1. 4. 1. 10 -豐三年春正 小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編以 宋史全文 63 絡的所入幾二萬三千絡 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 語改諸王宫侍講為講

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龍外戚等數事而已上 獻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 というにをとう 夏四月乙未吳充卒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 大推恩於曹氏且欲以佾為正中書令吕公著言非所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 已丑上以慈聖光獻故 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 上既退薛向數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浃背 以龍外戚上曰褒龍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

常寺等課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辛酉增國 統子李靖問對等書錢板行之 戊申御史臺言奉詔 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 子監歲賜錢六千緒 五月乙丑編修學制所言奉旨 復置六祭察在京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 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祭禮祠部太 班院等粮吏察户部三司及司農寺等粮户察刑部大

不能勇退云 韶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畧尉

宋史全文

獄司檢法官 戊申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 中外臣察並許直言朝政關失 八月罷諸路提點刑 員餘各一員 秋七月癸未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 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之應清要官親戚並令 應舉之法臣等看詳監以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 位南在軫丙戍詔以星變自今月戊子避正殿减常膳 月戊戌詔宗室教授並兼大小兩學廣親睦親北宅二 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母過四十人從之 六

戊午彗減初七月癸未彗出於較長丈丙戌出於異戊 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製從之 火足の事を言う 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 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暖阮逸再定大樂比 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 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當言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 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鍾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 宋史全文

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

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禄御至 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 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 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禄新格中書令侍中同 少府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鄉為朝議大夫六時 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左右及 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 子長三尺是月庚子出於張三十六日乃没 九月乙

金罗正屋 人門里

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 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 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 大字,可其之子司 宋史全文 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 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 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禄衛尉寺將作監及為宣義 議郎太子中允對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 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即司諫為朝奉郎

官俸賜禄科舊數與令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並以職事 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 きになせた つきし 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 樂局其范鎮令降物獎諭鎮初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 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 **作律尺龠合升且區關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 酉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荆國公 罷議樂修

所食分數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曾華議經費 定黄鍾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 文定四事主事 宋史全文 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 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 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 文院言日食雲陰不見又言已時六刻雲間見日不及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馬 十一月已丑朔翰林天 曰宋興承五代之散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

萬皇枯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 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 餘至于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 求其故可能者能之可損者損之使官之數郊之費皆 之聚郊之費皆一倍於景德誠認有司案尋載籍而講 歲歲有增未見其止臣畧考其入官之由具於別記以 同於景德者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曰案國初三班吏 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

全ちにた つき

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 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官制行以舊少柳監為朝議 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 授者並即寄禄官除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 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使國家富盛如此則 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 聞議其可能者能之可損者損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 何為而不成上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 宋史全文

んなのううないの

制磨勘者舊不轉納監即於今制不當轉此三階又舊 大夫諸鄉監為中散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 金牙は屋人門門 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丁卯中大 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為額餘官轉至朝請大夫即 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而 兩 須俟有關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詔其大 以上轉官至前行即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 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

知廣州能還不市南物輦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即日 春上道上日卻母誰氏頌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 語孟子大義論策之外加律義一道省試二道武舉止 辛酉元豐四年春正月中書禮房請令進士於本經論 夫集賢院學子 一曰天聖間侍從耶頌曰臣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 知制語上日清過於馬援矣領到滄數月召還判 士蘇頌知滄州頌入解因言母老畏寒須

ヤニゴラ きず

宋史全文

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能上喜日宰相當如是 信侯杵臼封忠智侯 六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 朕站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 夏五月戊申詔河東 賢陛下未當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 試孫吳大義及策從之 三月甲長翰林學士承議郎 張琛為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環不用珪曰環果 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在以承議 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嬰封成

金月で見る言言

舉司京東南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 已卯洪州言知 戊辰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 **於定四車全書** 編知惟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 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 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 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 宋史全文

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謂副括上初議 括從長處置誇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東常孺子臣往 為鄜延路經署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界安撫使沈 西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須至廣為之備以种諤 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與其首 熙河所奏多欺誕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 以應命既病直發皆洞見五藏亦其報也 壬午詔陝 州觀文殿學士王韶卒韶為人麤擴用兵頗有方畧然 草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絲帛博買粮穀及以茶馬併為 遣奉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粮 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士大夫誰肯為用卜 其人不岩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丁亥權發 必為亂上諭以其無人同知極密院日公著進日既無 上意既决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 不悦他日又對日今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 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

אליות ופונס שילאה

宋史全文

魯史亦止備録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才足以 **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上日修史最為難事如** 職務相濟從之 詔斬四方館使韓存實於瀘州先是 况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令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為 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近歲始專用銀網及錢鈔等 一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用茶折馬價 存實經制瀘州夷賊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華兼同判大常寺詔 後十二下

会与正是人門下

次足四年全首 宋史全文 一録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九月丙申熙河路都 房魏之徒宋祁歐陽輩尚不能閱其淺深及所以成就 唐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 朝會要二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建隆至慶歷四年一 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並從之 已亥宰臣王珪上國 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李憲又言乞建蘭州 功業之質為史官者才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録而已王珪曰近修 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 文字本家碑誌行狀紀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所 捷書至羣臣稱賀 辛已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 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 冬十月种諤破米脂寨援軍 丘園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熟勞或貢獻封章著撰 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 朝國史要見宋與以來名臣良士或當有名位或素在 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

密院機要文字并累朝御礼詔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 寫即官為庸寫校正其當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家至 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賴班 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 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 從之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辛丑環慶淫原兵 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極 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 欠己日之人子司 一 宋史全文

壬戌元豐五年春二月兩浙路轉運司言知潤州鞠真 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 師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 金少人也是 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遂班師 十二月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 既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御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 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 **炯侮法專威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

大三四三人三三 東史全文 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 教伍保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 錢為民有破産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 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 聞道途淘淘以賣鹽為患望稍變法以便民又上書云 臣祈雨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 又言寒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 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乙亥分命輔 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數息稱為 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黃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 亥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其日百司守職 乙已御集英 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 金に人したっし 九十三人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不見食 知開封 上書特勒停 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於寅詔自己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 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盗賊其將奈何上批劉

愧矣 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 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 書侍郎 位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 壬戌崇文殿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 一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內史廖輩從容俎豆以產 居名之正太宰少宰之人恭確為之則有恭於左, 豆五年官制之成左右, **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 實 2名右僕惟 初僕 射其立射之官 也之名而

尚書尋認清臣特遷朝奉大夫 通直郎館閣校勘檢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承議郎李清臣試吏部 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难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 孟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 即參知政事張操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清宗 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章閣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 有恭於太宰少宰之名矣而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

减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丁丑同知極 密院日公著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始議五路舉兵伐 侍郎公者因乞代惇守邊章繼上乃有是命又李舜舉 圖再舉公者又固諫上不悦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 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上封還其奏及西師無功 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校勘 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 詔自今更不除餘職 公著言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於是用李憲策將

大三丁豆八十二 宋史全文

意著為定令蓋上書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 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項所論體統今以此 今頒行尚爽條理其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 居外行且召御矣 五月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聚 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群上慰勞之曰鄉不當 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 州縣悉分為六曹財賦如一令先自京師候推排有序 正吏治非徒勝古希奇而已此命官置司修講逾年速

金牙口人人

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 草唯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給事中獨許書畫黃而 萬餘貫上意處止 韶尚書六曹分隸六祭 上謂輔 曹豈可專有所緑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 たかりられから 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禄比舊月省俸錢二 為今 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於確等慮 别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隷 不得書草舒宜疑之因以為請上曰造令行令職分宜

繁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 六月甲寅修兩朝 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寬貸故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 謂已與之官禄反以係各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 品隨才任使則取人之路廣為不稱職便可點逐不可 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难能以道汎觀不拘流 為駐兵討賊之地近李舜舉奏財粮未備朝廷以舜舉 正史成一百二十卷 上批昨據李憲奏進置堡障以 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有司議罪自當守官誅宥則

タンドノロー屋 インリー

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夏矣舜舉曰四郊多 **壘此鄉大夫之唇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 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大重上日 應敵掩擊先是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 大きり うしいらう 宋史全文 聞者代珪發慙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 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所言忠實可聽信己能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 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古事更不帶三省

事為取容悦偷為一切之計而已人主將何便於此上 輔弱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 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説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 尚書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 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 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 三省體均中書省擬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 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

金少は屋といる

TOURS DE ALIAND 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令無罪置數十萬人於 善其言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成别 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章 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 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 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 秘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曽華 詔尚書省得 録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宗英宗兩朝寶訓記 宋史全文

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 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知幾至 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 力多而見功寡章惇又曰善師者不陳盖圖之未兆耳 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 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於其 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字示人事甚 曰惟先格王正殿事能正殿事雖必至於用兵可以無

金月正居人

漢文帝能之若革秦之散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 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 域彰善輝惡人重遷徙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不 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失三代之時民有疆井分别圻 悔矣 秋七月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盖不可廢至 大いりつかくないから 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堞上自永樂堞至 則肉刑不為過也 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 猶未足以待故又有遠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習俗成 宋史全文

城戊戌水樂城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 曹寺監而三省至内侍省無所緑故以長官言事御史 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或言禧實不 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隸察省 長城衛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 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丁亥城三十萬衆攻城遂圍 月癸丑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内侍入內内侍省聴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

金げんせんときじ

蒲宗孟進曰臣當言之上正色曰何當有言在內惟日 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 たいとりいか、人はから 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 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壬申詔户 仰視既而數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 人皆没上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其敢 死有自虜還者曾見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諤沈 公著在外惟趙高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後上

金万世屋小門田 方將何以責治辦且於體統非是可能御史察諸路官 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馬 十一月戊寅朔 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支所 積贏羨司農請歲發坊場百萬編輸中都三年遂於寺 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 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 萬緒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道權酤場率以酬衙前 一謂輔臣曰御史分察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舉四 巻十二下

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二月甲子三省言御史臺 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 提點刑獄司各置檢法官一員 丙辰熙河蘭會鈴轄 癸亥元豐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貫日 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奏著為令 夜絕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 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巳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 王文郁知蘭州代李浩西賊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 甲午詔諸路

たいついらしんいかい

宋史全文

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性點事重者隨事取旨從 寧初諤首與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 立法而不足以盡事不可以立法也蓋立法者未善耳 事對上顧謂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 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給事中韓忠彦等以職 六祭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簿各書其糾劾之多寡 人曰著法者欲簡於立文詳於該事 壬申御過英閣 之 夏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种諤卒自熙

をいけしたという

市以治小人不可畧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聚故 乏草栗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 癸卯韶賜資州孝子 其詳何也下對曰先王建國前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 蔡十講周禮至司市上謂十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 文漸栗帛 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案各置御史 欠いるる人は 回統草頭達怛董氊等國問達怛有無酋領部落曰以 一員 癸丑禮部尚書黃復試御史中丞御史程思言 五月于閩貢方物上問曰經沙何國曰道由黃頭 宋史全文

中天下大辟請藏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識者晉納 難明及事繁權貴者悉以委晉納尚書省建權刑部郎 晉 郊獨持平 殿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免上知其才凡 獄 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傅重少鄉韓 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元豐間詔大理兼鞘獄 事有旨話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 金万正是 適白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也今獸而獲戾 以言今乃究其所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

識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决 萬石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於是入夷上問勞備 晉御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於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 路發運副使將之奇紫章服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 六月乙亥朔夏國主東常奉表乞修職員 賜江淮等 者朝廷皆從之 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 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閏 四海一家欲械繋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

大三,口草人等司 人 宋史全文

儀司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論治道之 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传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 至面賜之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竒辭謝 為大率缺佞者競進于朝謹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 所以致治也臣自雜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政所 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传謹 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丙申守司徒開府 為所以致亂也謹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

金万に屋の

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君成弊風忠詞謹 輔臣曰富弱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 者盖恐觸忤奸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上謂 火三日三十三日 東史全文 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濟今日曰誠如聖諭明 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 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 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及卒後乃得其蒙曰 日日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弱既

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茍能犯顏極諫則聖心 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敬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 邊臣妄議大舉戈甲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縣然當 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詞杜絕詣譽日開去歲朝廷納 於尚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已志遂誤陛下 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盖奸人自謀利 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謂能拒絕衆人不使 驚懼改悔創义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即位之 生かりてるつき

德之謂乎此乃朝廷之大體也又曰今上下情意否塞 爭其不可者乎西師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於此者朝 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 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行其奸矣故事成則下 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 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為陛下力 不通為臣者莫得盡其心百姓愁怨失所無由上達而 下之選彼夫貪寵惠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 · NEDINE AND 宋史全文

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又曰聖意以今日之事為 舍而敬舊屋權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飲取道路 與利之臣虧損國體為上敏怨至若為場以停民貨造 朝廷所以示天下也又曰宫闡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 政令之施行書詔所晓諭不聞歡欣信服之意臣恐非 無足處邪亦以為當深思而救之邪所信用者皆君子 過則騎怨易啓勢位相及則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 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龍陵縣上下入侍左右龍禄既

金万正元人

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 次定四車二十二 還疆土意言當使知吾有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 夏人敖塞燾謂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母為兵端既又請 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 周悉度不萬全不發 邪判矣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 同知樞密院西邊用兵歲久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時 須未當忘朝廷贈太尉諡文忠 秋七月丙辰以安壽 邪有小人邪此豈逃聖鑑之明但無以順從為悦則忠 宋史全文

者未論别事只辭極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难見此 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即司馬光 中書省記姓名上日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 為司馬光以邪説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 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 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數宗孟對曰人材半 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

八月已卯太白晝見 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

次定四車全書 中央文文 有食之 中書舍人趙彦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據舍人 麗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 九月於卯朔日 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冬十月癸酉朔 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之自今 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隸 房並通領從之 戊辰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 員數分領以吏户禮兵刑工為次其年事班簿制動庫 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揚雄劇秦美新不佳也

博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 甲寅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彦 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十一月丙 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國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 歲賜候疆界了日依舊 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 甲子元豐七年春正月辛西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蘇軾 外藩乃賜東常詔其地界已令郡延路移牒宥州施行

夏國主東常遣使奉表復修職貢仍乞還所侵地長為

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 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孫受命明日改 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 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 上曰彼自詠僧何預朕事珪語塞遂薄其罪然上每憐 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難龍非不臣而何 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産乞居常州從之元曹中軾繫 因舉軾僧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強龍知之句

詩若豐年實以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 儲吳维言見管人粮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 熟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前此京 相補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 餘生之句也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雜 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 師盛傳載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嗟惜故軾表 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徙軾汝州有蘇軾

中書舍人蔡卞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辛酉白 大艺 四年全里了 宋史全文 文宣王設位于兖國公之次首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 虹貫日 壬戌詔自今春秋釋莫以鄉國公孟軻配食 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彦錢塘人 五月庚申詔 臣 壬戌詔太學外舍生周邦彦為試太學正邦彦獻 王珪率百僚廷賀王年未當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 丁已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 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 三月 曾恍惚見雲荷鐵柳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盖 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 等編大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記於嘉祐為百卷嘉祐之 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雰實使之既死安石 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子雰處性險惡 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閱從之 戊子集禧觀 後闕而不録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 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

以雾求救於佛也 秋七月癸丑分命輔臣祈晴 欠いりらんはあ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 國主東常遣謨箇咩迷乙遇齊表入貢 十二月戊長 降指揮備載於冊以為樞密府龜鑑從之 十一月夏 入謝上諭曰先令公之熟朕所不敢忘鄉復盡忠朝廷 清献、冬十月乙亥給事中韓忠彦為禮部尚書忠彦 月癸已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諡 此未足以酬御也 辛卯樞密院奏乞以自來御前批 宋史全文

來赴關盖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 祭確進回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 資治通盤書成也上諭輔臣曰前代未當有此書過首 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日公者為師保 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官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 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 **悅漢紀遠矣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謂輔臣曰官制將**

今にたという

降詔獎諭賜銀網衣帶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

日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解官確晚 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 建東宫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 與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解 次二日言 三三 王珪言去冬曾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閱願早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戊上不豫二月癸巳上疾甚 而後受之 宋史全文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那恕

與皇太后姪公繪公紀游恕密執二人手曰右相今布 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形恕謀為固位計犯故 議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恕那謀遂不得逞其蹤迹 疾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王珪曰上自有子復何 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沖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主 有凱観心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核共造誣謗是日入問 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及謂雅王顥

聽政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許先是蔡確疑上復用日公

る人と 大禍其實本恕發之 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皇子 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戊戌上崩于 寧殿宇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帝立 一簾外珪等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又詔應軍 疑政或遠愛史 之虚至言二臣 而已夜必弟日 正丁事主書 · 宋史全文 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效虚已以聽之安石更定法今或至夜分在東宫素聞王安石逐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蘊而受二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史臣 日上聰明英客天性孝友 辨語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 受其後天下終以為一次二令中外爭言不便以為而詳於度數禁中也人世乃出居外第聖明 人世乃出居外第聖明 不上濯觀學 カ 便亦輔書高親

初 號謹永羌御遁詳兵制天殿稱然上 此去樂乃策情密或獨下决其恩亦「 誠華陷圖無如投終處之事腎顧不人 帝務沒北不李以夜問奉或屬不專 王實知代畏憲成不中非日精衰信 敢 之終用積上張算般考喜是求司任》 盛身兵栗之誠故邊求勞不治馬安 德不之寒威一千奏沿惡暇如光石 也受難上明輩里絡革逸食恐品不管 尊於數而雖外經一誠侍不公自 是千莫甚上手年欲臣及著得 亦萬敢親自礼而以有總雖求 息石肆用節處成此以攢論引 意多欲然制畫人勤為萬議去 |征儲|先未|機號||盲報||言機||終遂 |伐兵取當神今不之者小不八 矣器靈一際諸知也上大合年 謙以夏日察將每將日必而不 冲待滅弛無丁當定胀親極復 退及西其所軍用官享御口召

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光馬呼曰公母歸洛留相 先者光乃上疏曰近年以來問問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太皇太后聞之話問主者遣內侍孫惟簡勞光問所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遂徑歸洛 Con Diet Literio 時程題在洛亦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 與臣居 各十二年 大臣者 宋史全文 五取也非 年信王以 平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以后於人司馬光所以改弘上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日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以 三 當

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關失及 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保馬宜令並依元降年限收 循守期限迫急遂致搔擾先帝已當降手詔詰責約束 開封府界京東路養馬指揮並罷又詔京東京西路保 暇暑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 夏四月詔 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陛下以聽政之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莫若明下詔 甲養馬法元定年限極寬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

金りでたくり

買其刺買過數目並充以次年分之數其後記京東京 欠とりいうこんはう 方員外郎那怨為右司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及吕公 遵先帝意也 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辛巳職 欠市易錢物當議减放詔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 支配即還民尸變易納所給價錢 又詔在京并京西 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 及泗州所買物貨等場並能,中書省言內外人戶見 資政殿大學士品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 宋史全文

二人也然恕傾險乃更與確陰謀謂確有定策功於是 著祭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 驟遷都司 司馬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雄臣知諫院 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權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 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 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日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 三日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 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

金りに屋台門

欽定四庫全書 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縉紳士大夫 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 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自 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詔可 司馬光上疏曰先帝勵 路保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 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極密院言府界三 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曹上奏乞下 陛下新承大統很蒙訪落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 宋史全文

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 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既而聞有旨能脩城役夫撤 武備變茶鹽鐵治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 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户馬以資 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 訶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 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縣貸等法又有 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退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

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 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街惑流俗 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愛馬爵重禄以與其忠若 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 五月詔曰 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逐近皆 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里德新法之弊天下 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 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

次主四車全書

宋史全文

「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關入見 戊戌 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間之忠臣解體直士短 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朝 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 新知陳州司馬光過關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爭之臣 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政之初而 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知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

之情以干取虚譽然則點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乘傳赴關程顥為宗正寺丞 丙午酉時地震即止 PCTINT AIRT 七人並釋褐武舉進士三十九人並賜抱笏銀帶 記又云領聖旨既退論稟者云已得聖旨故也 丙辰 而已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 尚書左僕射王珪卒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 詔府界三路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守 韶汝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已亥韶吕公著 正奏名進士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

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詔書始末之言 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 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察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 金元人正是人 郎知極密院事韓鎮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 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 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言茍 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乞下詔廣開言路及到京 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

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 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 之事遠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幾果别下部令實書其事 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所懷不憂點罰如此則中外 **閔則可以謂之街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 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 自上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光既除門 以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刑去中

次定四事王書一家史全文

遣中使賜手詔諭令供職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罷府 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詔賜楚州 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 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 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韶勞問維奏 孝子徐積絹三十正米三十石 丙子資政殿學士韓 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 下侍郎又以割子解免并請更改新法於是太皇太后

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 大江口山村 小子司 東史全文 語觸王安石因日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 寺丞程顥卒題當論熙寧初張戰爭新法不可行遂以 教但於農院一時訓練可矣 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 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 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臣非 民為本則人富矣常以愛人為本則人樂矣役事之有 則鬱塞通矣又奏臣當具奏陳陛下深察盗賊所起之

不能以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 見落若望青至之中日本 **営見落** 馬深麗其然之 意經濟方召用處死士大夫識與不 生而知而截解詞所不扣克乎無氣 天不 **水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天意 知之勤規有肅 天實憫之篤生賢 先則小矩也然 生無鄉準人不敢 超見取 不其 動 不其即所 出鄙不其即所之賤敢接也屬 固愈琐也粹和居 哲 純新弗局 然氣洛姿 之以乎也 輝度若充十稟 若一 人也清可決年特 客事 弗隨立越易見充異 氣的雜其言世也面養元

次已四車人等 **录吕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十** 日畏天二日愛民三日脩身四日講學五日任賢六 納諫七日薄飲八日省刑 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嚴曳為監察御史 姕 王報復之禍哉,明之功安有,我此本就起敢此此 道 之者屬 誠如思 馬 學者 紹 先 易掞于先理 隨之洛立 其端各標勝 宋史全文 有所厚克 憂得得其 九日去奢十日無逸 色固先量記學 使已生故誦之自之得者 足和先之離 於世如之 朝矣浮教喪氏 以元夫者志之 施祐之如游不

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 紀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丁亥詔曰古之 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 之過也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 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 置左右使掌諫諍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 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 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是日同上奏曰

速然後物情得以上間利澤得以下究應中外臣療及 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謹言以輔不 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 著曰覽知所奏深有開益當此极民疾苦更張何者為 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關失民間疾苦朕將親覽以 用其言也 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諭公 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東政變易舊法奉臣 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是以青苗 欠り日本をきる 宋史全文

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 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 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 東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能 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户虛有 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院教習仍只委本路監 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緣市易之法先帝九覺其 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眾庶稍得安業至於保馬

年月に屋へ三八日

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 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度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 民始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 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 墊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較王嚴叟並有才氣可充 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是日又同上奏孫覺方正有學識 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割子付司馬光詳 欽定四庫全書 可以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

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 光又 陳與臣言者正相符合惟有保甲一事朝廷既知其為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以降光奏公差於一 若博學有父風傳堯俞清立安恬范純仁臨事明敏启 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擊公忠剛正趙彦 淑問行已有恥范祖禹温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 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 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

錫之日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日神宗詔恭依 戊戌 日公者為尚書左丞公著言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 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 次三月三十二十二 宋史全文 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中書省門下 鎮寒市易抵當並能 丁酉請大行皇帝尊諡于天天 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 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 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內間奏亦可因其所陳畧

者長此丁巡捕盗賊户長惟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 省尚書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盖亦鮮矣 侍郎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 園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附赴縣教閱一月 門下 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能 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遊選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 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蔡確等執奏不 以輔惟新之改遂認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

るりにた つき、

拾遺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 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 從之 八月丙子月有食之既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 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奏狀必多乞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 司馬光言臣伏見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次三四重全 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 宋史全文

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

與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賜帛遺之太宗 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當遊金明池召田婦數 麻紡緯其動極矣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 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可並罷 司馬光言近降農 事狀而薦言之詔依此申明行下 というした とう 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蠶婦治繭績 民訴疾苦實封狀王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 詔府界新置馬收

一次コンロシャーハララ 東史全文 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祭御史並許言事其 **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 平之極景德農田教至今稱為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 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聖 得達於天聽哉 九月已酉劉擊為侍御史擊言伏見 **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 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 故也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 之弊界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貼黃稱如執論 雖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至深 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 如舊來復行差法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而已保甲 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役錢須 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御史王嚴叟上疏 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日今氏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如青苗實因民之本

ノシラモたる

范純仁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廷為左 文三日言 六十三 正言蘇賴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福密院 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 置員以開從劉擎之言也 丁丑韶尚書侍郎給舍諫 有不便於民者改之 癸酉韶份六典置諫官其具所 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關願令講究而行之 冬十 月已已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 宋史全文

者以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

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 薦由是日公著以范祖禹韓鎮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 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徒他官今當循故 為言博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 太后曰皆大臣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 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 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 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輕啓太皇

金万里是 一

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 著及劉摯之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 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廷轍 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純仁祖禹請除 販濟 侍御史劉擎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 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鎮光公著必不至 認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吕公 水史全文

之人以充其任於是個下皆罷而房若克俞有是命 制以上官内别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 接伏見兼侍講陸但蔡市皆新進少年欲望於內外雨 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點見聞宜正事是 堯俞兼侍講先是侍御史劉擎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 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 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趙彦若兼侍讀傅

臣察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線

宿于两省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曽入宿慢發典禮有不 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較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 朝廷侵官犯分慢上演尊國有常憲乞行顯點 劉擊 憤辱又謂陛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 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泉所共 界提點司兼領 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韶罷方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今逐路提刑及府

設定四軍全里司

永史全文

奏罷菜蕪利國兩監鐵治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 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 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鎮挾邪冒龍章數上 靈駕發引朝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為臣不恭 司馬光語人日今復以子駁為轉進使誠非所宜然朝 恭之心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 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 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已鮮于佐為京東轉運使於是

子監教授以司馬光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絲薦其學 付有司治正悼罪 十二月韶今月十五日開講筵講 東京可言,今年司 帝之遺制國朝以來自有故事豈以私意輒可重輕乞 對眾肆言曰待與些禮數臣子聞之其不一意共怒伏 能停政事王嚴吏言昨來初議垂簾儀制之日章停當 行故有是命 劉擊言章惇性資化薄素無行檢伏請 以太皇太后先皇帝之母陛下之祖母垂簾聽政又先 丁已鄉貢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 宋史全文

論讀實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 是王嚴叟言臣伏視陛下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 蔡確山陵使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 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 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 甲戌天章閣待 位無故自留伏望早發春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先 人始得安業又言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於是詔府界 又能我森法蠲氏所欠罰錢 丙寅劉摯言宰臣

金にないたっこと

史王嚴叟言給事中處門下當封駁非他職比凡政令 大臣進退之節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 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劉擊言察確無 廷莫先此者按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 之非宜除授之失當諫官所未論御史所未言皆先得 制兼侍講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為給事中監察御 大とりらんます 吕公著以來意不以為便今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 以疏駁而封還之其於扼天下之要以厲至公而嚴朝 宋史全文

盡猷為范純仁公忠正直願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 盡恭章惇素來輕易多言不以朝廷生民為應韓鎮內 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丙子左正 生人正是 一 戊寅、侍御史劉摯言蔡確自京官不十年至輔獨特以 清百辟進三賢於内以對萬幾太平之風自兹始矣 言朱光廷奏竊見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殊不 濟無務韓維天下之賢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 行不修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司馬光宜更進之宰輔 以

護持苗役法令為公論居廟堂則專以聚利生靈膏血 界治大獄鍛錬誣陷緣此以進身是以任風憲則專以 欠に四年三十二 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以恕豪進既罷怨 事艺尊禮太妃為髙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 的相業排并忠良引置黨類與章惇張操為黨疑言路 等該聞逐之各令親信於內臣中出入探何訪 居舍人那恕權發遣隨州恕當教高公繪 宋史全文

欽定四庫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倉里脉 校對官助教 腾銀監生張鴻七 提曾 效

アハコー 人にも **馬元祐元年春正月漢寅朔改元** 宋史全文 甲辰監察御史王嚴叟奏 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 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 **愛典甚大陛下於天** 部言准敕府

法流毒數路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 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今天 戰袍元豐它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獨河東保 六年雖在團教場未當易儒服故比陝西河北獨不賜 之讒賊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開也 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因生民莫如茶塩之 甲不為犬吠之盗司馬光間居往來陝洛問聞河東民 集賢校理黃廉為户部即中康提舉河東路保甲凡

金三下正是 三言

言甚美因熟問治狀日公著亦言河東軍與邊民德康 張膽肆為辯說力行醜武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 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官集禧觀祈禱 甚厚故有是除 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 章博韓縝不恭不忠不耻議論政事之際章傳則明目 扶正唯務拱黙為自安計 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 辛亥以時雨稍您今月二十四日太 癸丑太皇太后駕出祈雨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 朱光庭言蔡確

とこう…ころい

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今再論安危所繫 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 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 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 脇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一不能支持 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為確等所 害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為確等所艱難而 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為善

次三日軍二百 舉文字願諸公堅執此格始為有益也國家所賴為根 同心協力與贊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 然奏疏相属移書三省四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 法通商從之 進賢退不肖與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 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晓事憂民忘私使之 如免役錢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 司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 宋史全文

户部言相度河北塩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售

脈濟 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 太過此際復不廷争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 也又手書與吕公著曰比日以來物論頗議晦叔謹嘿 田多渰浸耕種未得人戶製食可委安撫使韓絳詢訪 今日属於晦叔矣 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 らなし 於記 祐日 也使元豐紹此祖宗以仁 二月辛酉詔大名府自經水災民 卷十三上 聖相傳襲中間無元祐數立國之意暫息於熈寧而 年復

飲色四車至雪 满之後却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 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盗用事發則挈 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 者此其害一也售日下户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此 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售日上户充役有所陪構然年 **佃並為修撰官林希鲁肇並為檢討官** 乙丑命室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以鄧温伯陸 如今日之所歎哉 則靖康之禍豈 東史全文 先是司馬光 29

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若猶以為衙前户難以獨 計莫若降物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錢並依熙寧元 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布求進用此其害五也為今之 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 家亡去此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今曰我 年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有破家産 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 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

言范鎮往在仁宗朝害為諫官率先羣臣首唱大義擇 職業療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并舉者加懲責 内外待韶大中大夫以上各舉鲁歷一任已上聰明公 蔡確言此大事也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 行支給乙丑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 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 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 丙寅劉擊彈奏蔡確章惇章十餘上 丁外詔

次三日東と言

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凡上章者十九貽執政 Ŀ 卷

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繼大統先帝追 録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寵賞延其嗣劉沆王 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

堯臣雖已殁猶推恩官其子而恩賞獨不及鎮伏望聖

慈察鎮先識首議有勞宗社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

而必錄足使為善者動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

下知朝廷之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抱忠計雖隱

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儞之徒旣以 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 夫致仕范鎮為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平西縣令 移書三省趣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思已已以光禄大 為左司諫 居舎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 百揆為宣德郎 二月辛未劉摯試御史中丞 右司諫蘇賴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 癸酉監察御史王岩叟 詔起

次足四軍公言

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耄期厭事丁謂乗 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 間将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 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 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 **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 故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 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 きゃしも 卷十三上

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民蟲蝼蟻颠違而過 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 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錐有小 之且物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街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 利害未備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 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

欠几日三二二十二

一蘇轍言蔡確檢妄刻深韓縝識闇行汙章傳雖有應務 别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 之才難以獨任司馬光吕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 免役行差役事割子臣晚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 知樞客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 迨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好育之人願早賜罷免 講義曰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 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 頃者以光為左僕射而其權重也使天假 仲淹為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 Ą 為

生をしたと言

便旬日之間两入劄子而所言上戶利害正相反必是 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 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熈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 恐未能盡善惇又常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 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 七日劄子内却言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 **疎略光初言上户以差役為便以出免役錢為害至十**

次三の写べる

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中丞劉摯言竊慮五日之內倉

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布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 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 縣役錢所在例有餘剌猶足支數年欲乞將見在役錢 猝難了乞特與展限作一月 鱼发目 差役舊法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 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惟督諸處審 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 () THE 卷十三上 右司諫蘇轍言竊見州 始司馬光奏乞復行

奏是日詔司馬光建明役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 尚書左丞吕公著智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 次ミロラトスラ 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於 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望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 國 難矣哉 下之衡 **華然** 恶 薦之卒之叛 足 從元祐吕大 翻悔之人元祐諸賢鉴安石之失而反 刖 者 為差 欲 ō 役 元防 同 光乃不 喜其材蘇軾蘇 在元 祐 者畏與京也 宋史全文 言未可專 祐改免 疑其異而 轍 稱 安石 欲 亦 菸 と 楊 京 石 人疑 畏 用 其害 開 改 同 翻 ع 天悔 ی 栭

韓維吕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 嘆曰是又一王介南矣復折簡遺之曰此法但緩行而! 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 自慶州召入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 熟議則事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 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 有司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 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光弗聽純仁 初范純仁

全 グレア の言

次字四車三書 聽 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 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 也 疎略之法使謬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 佳 8 非 差 從 重役 肵 行 關 中 民 不 皆 於温 為日 耳 堪 錐 吾 風公 便 世 茍 官 主 職 有 土 物 差 凿 供 拡 從 役 吳 陷 為 也 失 之勞 益 然 蜀 Ł 公 勒 事 嘗 差 之 宋史全文 役 之出 無 亦 民 推 隹 能 篆 原 肵 ひく 問 いく 官 為 栭 役 隹 二 知 紨 法 有 役 鸣 之重 為 其 H 農 用 所 風 剕 故 便 责 可 俗春 有 矣 免 之 革 柤 夫 故晋 供 害 差 荆 任 者 有 之 農 役相 4 衙 租 主 而

閏二月已丑 ミニテ 中原人上曰為是舊 遺戒不可用炎人兩漢以來仗節 茍 温 為 温公 矣 E 公 公心 熈 因 過 Ŀ ¥ 差 寧 寬 敷 坐 暴 盍 と言葉 錐 剩 耳 可 下 立 如 一朔王嚴叟當入對極言祭確陰 時 子 腎 士 随 之 數 矣 厚 否 铅足 其 隹 散 さ 至 生 不 差 害 H) 為 啊 生 佳 同 役 非 是 則 役 レく 各 不 為 可 固 之 ナニ 欺不 計 之 噗 進 斂 腁 便 法 章 用 苗 法 Ł 之 F 亦 竹 真 於 Ė 行 孰非售臣上曰近日 所 惇 善 出 無 主 乎 亢 可 怨 削 免 額 1). 若 史 行 需 外 錐 人 祐 业 死義立功立事 公 耳 終 其 門 氏 也 刖 出 需 時 杰 樂 役 佶 京 下 之 可 那 哉 洁 士 於 非 去 Ł 士 剕 巧佞 直 螱 隹 者 斯 為 蘇 雷田 寛 佳 進 さ 役范得 用 説誅 剕 祖

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記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 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戸部不得總天下 馬光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日 遞與限兩月體訪的確利害聞奏 先是門下侍郎司 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解不許 旱對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是執政間有此 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康寅蔡確知陳州從所請也 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觀 韶已差官詳定役法各

次三百五公島

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户部符下支撥如此 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具文帳申户部六 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為出欲乞令 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 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録 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 **増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詔** 有轉運使一負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 司馬光言天聖中諸路止各 命宰臣司馬光提

人子兄正人三百

卷十三上

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負 太急太急則好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去 諸轉運使口置使一負副使或判官一負其諸路提舉 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 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盗事 上口何如得民一歸厚嚴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示之 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耻而不樂為用 一則民歸一碩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 丁酉王嚴叟入對求治不可

次已9三人馬

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 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 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獨之習矣羣衆而笑 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 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取其情願刺以為本州禁 到得不消憂也 两宫垂簾杜絕内降太皇太后曰這箇則極是决然不 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若保甲之技藝強弱髙下州縣 劉摯言保甲能團教臣竊有私憂過

くごり モモ ハコモ

卷十三上

使離南的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 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 手手力者戶長之役 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己 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 盗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 消患於未的河北之民喜為剽劫近歲割為保甲驅之 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 蘇賴言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

飲定四車全書

惇果有所見當於是時數陳講畫今待敕命宣布方始 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樞密院同共進呈 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會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 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 臣伏見户部尚書會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 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退而横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 劉擊言知樞客院 甲辰劉勢言

顧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顏俱 聖慈早進范紀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樸可倚其餘皆奸邪伏望 誤大臣蓋指布董也 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 欠三可見 公司 用之四方俊义其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 以德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顏而顏卒陛下復起頗而 如何處之者當否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程順為校書郎先是王嚴叟言西京國子監教授程 宋史全文

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 金りだ 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題 少主之臣徑徑無大臣之節言者既數刻惇傳居位如 諫蘇賴所奏也 辛亥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 吏部先次注售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 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與放謝其制辭曰鞅鞅非 故及惇與同列於為前爭論宣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喫 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 压力言言

叟曰既荷陛下聽納臣等不敢不極盡忠慮惟在陛下 言治天下之道無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會得嚴 安意知極客院試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同知極客 劔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熙之 久而不厭常賜收採上曰甚善 乙卯同知樞密院事 權給事中王嚴臭言伏覩畫黃除同知樞客院安 王嚴叟嘗入對

次已四軍之言

· 意之不才售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嗣兵柄所有畫 **叟又言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 黄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嚴** 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則願指揮别差官權給事中以全 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旣 孤臣之守蘇賴言安壽自同知樞客院除知院度越四 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 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處至此孫覺言安

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合書讀則是命大臣而以 審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 聞有一言少補於國又同孫升奏代聞除安燾事因給 劉擎奏燾備位執政以來未聞有一善見稱於人亦不 **燕材能不為士大夫所稱臣以為嚴叟封還稍為舉職** 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網乎 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讀省審而後行所以 事中两次封駁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 丙辰

大このるとき

等公正朝廷有闞失一一言來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 執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盡天下事卿駁安燾甚當但! **垂簾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 左司諫王嚴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 民間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 丁巴安壽辭免新命 有今日天下許多事又曰知人為難堯舜猶病之又曰 以頤託不欲盡去又曰神宗時執政若一一進言安得 不允敢黃付嚴叟書讀嚴叟又封還 詔應内外見監

ノシンノレアン言

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 理市易官錢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 次三日軍と言 裁正法度緝正紀網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 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貧 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 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 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 一太皇太后保佑聖嗣安養生民召用一二售老與之 宋史全文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 ナセー

三日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當熙寧元豐之際 結民怨起邊禍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 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今進一非才於極高 有以成之 三月已未左司諫王嚴叟言陛下用范純 小人之黨基布於天下爭利者爭斂財急功者爭用兵 之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 仁錐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

之法豈可遽改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足

申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 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憲 之損朝廷紀綱二當論也 てたらいしている 揮勿行從之 司馬光言伏觀朝廷改科場制度凡取 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 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 經術為先辭采為後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莫若依先 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 來史全文 **庚申劉摯言安壽范純仁**

就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 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今天下學官依注疏講 **冒孝經論語光以奏葉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 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 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沒衆之議不若清心以 不可輕猶點六經之春秋純仁更有一說朝廷欲求衆 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 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

金分四人人言

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光於納之 望賢愚同敬至於韓鎮以屠沽之行使與光同列以臣 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 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遼使入朝見鎮在位使副相 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鎮臣愚所未 顧反唇微笑鎮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北 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 **遠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遠以關國七百** 戊辰蘇轍言 而

次にコネンま

喻也 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刻之患無幾少 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 多りし 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 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 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 試為中書舎人 中書舎人胡宗愈為給事中為起居舎人蘇軾免 **庚午吏部侍郎李常為户部尚書常文士少吏** 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永城

淹滯又曰每執政來常說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 太皇太后宣諭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擊等對甚合 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 乞取此書進讀從之 三月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 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 年略序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伏望看詳送秘 公議又曰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 馬光言今計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 劉勢吕陶進對

改三四軍三季

當除以何官職臣竊惟崇政殿說書足為起推辛尸 聖為能變通之 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 提宰臣已下紫宸殿稱賀 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 絃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刋修先是擎言法者天下之 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 已外司馬光言聖旨問臣程頤上殿 詔劉擎王觀刑部即中杜

無言語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今祭詳如有祥瑞邊

親寺人宫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 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祗應宫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以 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皆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 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為傳德義 夜則一人直宿以憐訪問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之官 廷遊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能常留二人直日 **顾為通直即崇政殿說書願進劄子三封一日皇帝輔**

大きりるとき

經遊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擇內臣十人充 金ジにし 卷

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 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劉摯言布衣程願之 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 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其有所試矣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於是知願 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馬孔子曰如有所譽者

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孫覺言韓鎮不可 言多諷諫順聞帝宫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推此心 留經筵擊所言不用頗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 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願卒 廉耻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馬若授受不當 之不敢受也若願者特以迁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乞 用為相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 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

欠かりいたと言

宋史全文

Ì

殿大學士知類昌府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 天下之望夏四月已五右僕射韓縝為光禄大夫觀文 登殿而口陳者再而臣所言猶未效王嚴叟言韓縝無

乞出視於功要名而去者鎮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

興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察確章惇也

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

罷韓與太皇大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彦博太師兼侍中

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解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將

多りロレノニョ

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 更奏乞罷三舎法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 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歴代一訪時務後詩賦與經義 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未為晚也從之御史 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 乃是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行右僕射事光奏彦博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比彦博 上官均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 王巖

大小司面 上

訖參用云 金テロレノニー 一體量鄉村人戶有關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

将來夏秋成熟今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 更不候回報即将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

不用心賬貸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三省進呈 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其全

依奏 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癸已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吕公者

今方橋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訴毁 たたと日 cor Artio 爭也光音懸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 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為長者得以專决同列難盡 吕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執政 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五負從之五月丁已朔 間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東庫部都官 展前力主張更全仗晦叔也 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 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宋史全文

金罗巨匠人言 者既東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大 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

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自後或用鄭氏統獨祀五天帝 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 事詔令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 韓維守門下侍郎 蘇轍言國朝舊典冬至園丘

或用王氏統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 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

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燈化為讎敵始安石罷 還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 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选相攻擊 之辯詐兼盧把之姦凶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及 子監太學條制 之地也欲望罷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 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 丁卯劉擊言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 乙亥官司諫蘇賴言吕惠卿懷張湯

かんこう いるこう

典刑縱未以汙鈇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界四裔以集聽 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一旦爭利遂相扶擿不遺餘力 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 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齒坐是貶官于 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 外後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 舉天下聽之吕誨獨以為不然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 先是劉摯言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

金ダ四ルノ言

甚諸子仕於常調記海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原與堂除 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嚴叟言陛下登極赦書不得侵擾 拾蜂螘脫遺鯨鯢 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朝廷用法不平掇 外界吕惠卿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不可不誅也蘇轍言 合入差遣 晦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 如誨言欲望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吕大防范純仁言吕 六月劉摯言吕惠卿公違詔敕擅出師旅 詔自今科場程試母得引用字說

大三日三人士

盡日更不收買從之 王觀言先帝令常平錢斜存留 司南京蘇州居住 從林旦言也 とうりしたと言 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 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難耀舊條則使同虚設 移在於平穀價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 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 一半遇斛米價貴減市價出難收成時添市價收雜該 日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 韓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

欠にのきいかう 責授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 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 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事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 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東心直亮操術閣 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 官在於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夘 於近郊終貼後患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 丙午王嚴叟朱光庭蘇賴王朝等言日惠卿罪惡 宋史全文 主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買手實之禍下 一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 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語事室輔同升廟堂樂 更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 寧軍即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飲書公事從諫官王嚴 鮮于饶日熟德第一惟富弼耳 金少世是人言言 司冠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己 辛亥吕惠卿責授建

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

|井重權復陳周上之言繼有砀山之贬及覆教戒惡心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園始以帝堯之心姑託伯縣終馬 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追予踐祚之初首發安 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 交攻幾半天下好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 足以相數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 不俊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磨 孔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姦滴之輔郡尚疑改過稍

大三日三人言

物仁民而播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 **寬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海汗之文止為疑賊 きらえ して 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 起犴獄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華也 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簿示三危之 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件自 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 とうき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

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 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周公作 今除惡不盡將貽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 新同歸美俗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 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兹者鮮 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下詔慰存反側吕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 乙卯崇政殿說書程順上疏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

人三日同二言

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古 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熏

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 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萬賭使盈耳 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

充腹外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 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 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内眾言辯口樂於

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一兼也 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 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齊豫戒潛思存誠凱感 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者何謂也 甚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 欲使之間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 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 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

人のショカーとこう

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 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 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 國子監條例俾臣風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陛下握臣 能曉也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 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構講說於人 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一無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口經莲而已凡宮闡義曰人主之學非徒沙書史而已凡起居動作

全之口上全意

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 秋 募不當定差當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載 日昔韓魏公 業各舉二負宜罷試法 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詔 池 學之 Ļ 尊 b 周 兢 聖 咸 賢 講 業 也 讀 若 衣 非 端 伊 趣 本 11] 間 馬 蘇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 掊 經 宗 對 無 而 筵 學之 根 視 廟 神 非 之 手 若 之 明 波 正 人非 嚴 涛 т 脇 軵 師 徒 後 廷 中 淵 之 可 Ô 騙 上 蜼 獨 也 是 而 居 尚 林尔 古 さ

人の可見 とこう

彩史全文

主

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室臣司馬光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達官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不悅而罷 陕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師表科二 日善聽獄訟科九日善治財賦科十日能斷請獻科應 回可憐講讀科六回可憐顧問科七回可憐著述科八 曰可俸獻納科三曰可憐將帥科四曰可憐監司科 辛酉

金ダロレノ言

侍郎尚書非六曹所能專次者聽詩僕射左右丞咨白 聽郎官討尋公案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 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即官次第簽記委本 左右丞簽記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 司馬光等言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 十科内舉三人從之 乙丑夏國主東常卒 左僕射 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 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

欠こり見こう

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不當即行斜劾所貴 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 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 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上官均亦奏 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誠是 售制施行自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 韶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散並用 關僕射從之 是月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

一人の日からう 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 初同知樞客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 只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 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令欲只令州縣依舊法越時 耶君子猶以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 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 羅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除放 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 辛卯司馬光劄子勘會青 宋史全文

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於簾前爭曰不可是何 遂罷不復散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 好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 卷十三上

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韶臣僚舉可任監司者既

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點亦可并坐

舉者吕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

日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日

光所言非是豈可直信舉者之言今不先審察待其不

金りひ

压力

資格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 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須用德方可簾下甚 對延和殿嚴隻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為難得 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 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 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 用材德兼備者自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 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對以為執政大臣須當 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八月已亥王嚴叟朱光庭入

次定四華全雪

禄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自請俸尋詰户部户部索前 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順在講筵書質錢使或疑 鼓院順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般說書 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 士便當廩人繼栗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歷子 任思子願言願起草菜無前任思子其意以為朝廷待 シャノロ 蘇賴言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兄之弊已蒙朝旨降付 癸卯通直即充崇政殿說書程願兼權判登聞

書夜賓客見其體贏日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武舉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會 九月丙辰朔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 栗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陰胥吏是也 可以居官治事者納栗胥吏不如補陰補陰不如進士 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狗下躬親庶務不舎 四進士補陰與夫納栗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 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臣以為有可能者納

次三日華之書

太皇太后聞其丧哭之動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 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是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 全にりし | 奠贈太師温國公諡曰文正御蒙表其墓道曰忠清 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 係 矣 也所 熏 솼 則 亢 J. 君 枋 و と言 兆 使 刖 於 ň 心 將 袜 盡 明 司 光 H, 報 用 Ð 之 芜 復 遺 國 獲 老 宏 丰 数 歲 身 初祚 則 盡 元 齿 之 君 去 ķ 子 是 天君 存 脟 -**j**-使天 新 百 元脟 於 法 ی 祐以 多 カ 元 變 而

地者而被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當載光 矣切母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事畫其 惇惠卿董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朋黨之 言耳始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臣章 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當有不可對人 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 像刻印衛之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盖數 中者遠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勃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Carlo lat de la

生げに 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压力言 ナニ

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熙豐舊臣共變其 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 也

者 善年大 改者 之事 之錐盛記 百四 Ð 夭 變 世 不 下熈 人心之法 可 攺 岩 者 公論 此安 乃 石 也神 Ď) 卿 宗 馬 等 末 βſŢ 光 年 無建 謂 之 先悔 帝 法初

B 子 本 市 曹 りり 公 不 ř 也 著 茶 Ż 可 改然當 之 吉 謂 先 攵 帝日之 拯 皇 朝 焚 尤 保 說 進以救 覺 馬 者母 Ż 溺 ķ 此改 法 有 先 紹子正 當 害 述則孔惠 朝 而 子 切 無已 之 它 罷 論 E) Ξ 知 利 有 去 肵 蕇 年 槁 則 建 司 由蔡 江奉起之改非 是 南行也徒於先 當 之 當必道帝 變

此

熈 法 Ż 肵 而此除意 表之 姓 可法 慮 曹則 當 虚 無 事 死 不 之 自 媤此 不 矣 改 患 免 矣 さ不 納 可法 雨 可 故 之 順廢遠 更 抻 罷 張忠 後司 以則 日可 公 Ę 靈宫辛酉大享明 せ 馬 至 也遽 盘 之保 不 熈 之 變 豐 閶 光 於司 未 際 患 新 罷 容 角 叉 也以去 之改 £ 吉 免 公 馬 經 當 小者 誠 光 保 太熈 頂 役青 Ż 朋 字 声 馬 急 只 至 黨 Ż 法 豐 人 耳 有 笛 靑 之 法之 變 Ē 不 推 可 桁 令 可 堂 曲小 農 廢馬 可 此 不 禍法 いく 之 取但 意 仼 隙 流心 則如 栭 肵 扚 寬 不 倉 教 沸質 日拯 可 輸 不 而 取 夘 可 卒 習 剕 逑 痛之 **大** 焚 罷 ÞÍT 盐 行 經 之年 救 義 可 Vl 此 則 岩 而 去 之 罷不 而则 いく 不 數比 祚 鸫 先保 矣地 綸 甲 而急 肥 無 肵 至 剕 較 宋 四 則 謂 有 椠 之 佳 rff) 豊 反 無 役變 之法 之覆 下 百 在妨

次己の言い書

宋史全文

丰之

右司諫 臺諫章交上凡十數操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 為起居郎王嚴臭為侍御史朱光庭為左司諫王覿為 學士鮮于佐為左諫議大夫梁燾為右諫議大夫蘇轍 如以差法為非自可復為雇法不須無事徒此紛紛 自元祐二年為始 傅堯俞言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 已卯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觀

たりロアノコー

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冬十月 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今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 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貼黃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 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 其比而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超近利無遠識 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世輔相未有 在乎文章學問也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 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

火にりてこれます

麟鳳能服猛鷙朕虚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 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領賜施行從 專主祠事添助田百畝供祭祀賜書置教授一負改行 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 國家之所常奉欲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 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它職臣察言孔子廟貌 **丙辰鴻臚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

クラグ しんろうし

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 一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張方平慶思年進書之後懂 樣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 物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發來赴闕 戊申宗 錐篇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舎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 也苟得黃疑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完消伏卿 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 正寺丞王琴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

欠いのうという

從之 立條制軟為禮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說不行 其當擊言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盖指程閥也順所 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所貴因革不失 甚者剛去之若乃高闊以暴古新奇以變常非以無補 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 而又有害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 一月乙卯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宮例改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按據舊係考其華戾太

全テビ

Ŀ

ランスンロ いれ ノこう 吏能而握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録嚴叟凡八上 戊午劉勢為中大夫尚書右丞吕大防守中書侍郎傅 **棧為表從之程順建言神宗丧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 權用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縁得竊館職素無 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甲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 切恐失居丧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樹不從 舎人會肇並為中書舎人肇仍充實録院修撰王嚴叟 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 宋史全文

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 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 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 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御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御 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嚴叟同入對上諭堯俞曰用卿 两科下議從之 范鎮提舉崇福宫以鎮力解新命也朝廷 吕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更張猶有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 御史中丞傅堯

金岁口戶全書

人こうらいなから 蘆吳堡二寨割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 新取者城寨皆 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嚴叟進第一請廢葭 稱善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閒慢者且休嫌於 俞王嚴叟同入對太皇太后問曰天下政事如何堯俞 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 十二月庚子傅堯 更改太猛嚴臭進口若果是間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 可廢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 宋史全文

弊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

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 主張嚴叟進曰若言事省力則不在陛下主張祗緣有 施行遂進第二言角肇劄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這裏 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 如此之難所以須頼人主主張耳 壬寅朱光庭言學 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 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 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

全がないたと言

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 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唇斷 韶追回放罪指揮傳堯俞王嚴叟各上疏論軾吕陶言 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剪司馬光程順言曰子 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 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記特故罪軾聞而自辯 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 而親蘇軾常戲簿程頤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

久こり事とき

